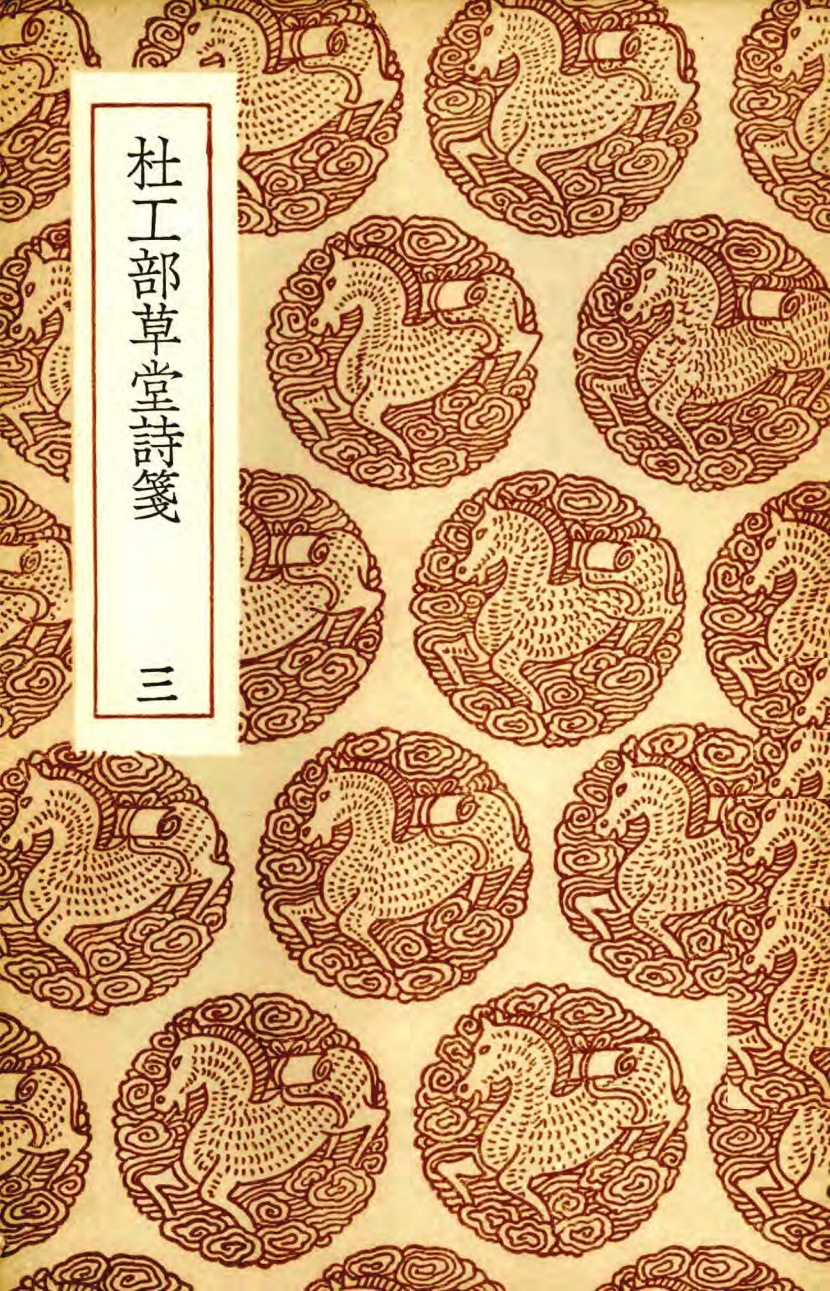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杜工部草堂詩箋

(三)

魯 豈 編 次
蔡 夢 弼 會 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嘉興魯峇 編次

建安蔡夢弼 會箋

開元間留東都所作

遊龍門奉先寺

龍門山名禹貢在河東之西界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詩

若天闕焉魯嘗謂龍門在西京河南縣地志曰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釋氏要覽引釋名寺嗣也謂治事相嗣續故天子有九寺焉後漢孝明帝永平十年丁卯佛法初至有印土二僧摩騰法蘭以白馬馱經像屆洛陽勅於鳩臚寺安置二十一年戊辰勅於雍門外別置寺以白馬為名謂僧居為寺自此始也隋大業中改為天下寺為道場

已從招提遊

高僧傳天竺國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於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

為白馬諸處多取此名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闢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僧是也又僧史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創立伽藍為招提之號至唐復為寺夢弼謂以此考之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

也一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籟一作靈籟音籟籟也山南

為重陰匝寒之地風聲為天籟水聲為地籟笙竽為人籟靈籟即風

也靈者善也如兩曰靈兩也莊子齊物篇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

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

月賦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月林散清影清謂之金波取其清也

古人云人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此言奉先寺之風聲月影皆佳致也

天闕象緯逼龍門也

王荆公改天闕作天闕蔡興宗考異作天闕以余觀之皆非是乃臆

說也按洛陽記闕塞山在河南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晉趙鞅納王

使汝寬守闕塞杜預注洛西南闕口也俗名龍門今河南府東一百

八十里有龍山即禹所鑿三秦記魚鼈上之即為龍門否則點額而還

兩山對峙如門然故名龍門龍門者乃天闕門也天有九闕二十八

宿為經五星為緯甫宿於招提最高之處則身近天闕勢逼於象緯

矣庚肩吾禹廟詩侵雲似天闕雲臥衣裳冷雲霧之中而衣裳皆冷潤也鮑昭

升天行詩風餐香松栢雲臥恣天行欲覺聞晨鍾覺居效令人發深省省悉

贈李白

李白將為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悟也釋氏有聲聞緣覺耳有所聞而悟未若心解之為上也其悟道

則一如香岩和尚一日掃庵瓦礫擊竹作聲忽然大悟又如道吾聞

晨鍾令人深有省悟其亦香岩道吾之禱得於聲聞緣覺者邪

二年客東都

東都洛陽也

所歷厭機巧

東都自經安祿山史思明再陷之後民物貧窘

故機巧趨利風俗薄惡甫二年客居于此觀茲機巧之俗甚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詩魏葛屨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

羶腥

野人甫自稱也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肝腦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謂物之

趙子櫟曰此意似雖曰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蒸糝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可見矣

豈無青精飯

下園曰青或作菁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一作靛

飯東海小童方也又云太極真人青精乾石飢飯法方授王褒訊音迅注云飢之言餐也謂以酒蜜藥草葷餐浸而暴之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名耳又云以南燭草木煮汁漬米為之彭祖云

大宛有青精先生清靈真人注曰南燭冬不凋春色味珍好亦為青精也又登真隱訣圓散十法中五月十一日精石飯注云上仙靈方服之令人童顏又登真隱訣神仙王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米是也青

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草木葉五斤煮汁漬米炊即洒之令飯作紺青色服二合填胃補髓殺三虫神仙食之南燭草木樹木

而葉似草一名侯葉一名草木之王神仙傳李抱祖有岷山山人授青精飢飯方又伯高常服青飢飯隱處方臺真誥霍山有道士鄧伯

元授青精飯法能冥中夜書又云故服飢否春草生此物易尋謝任伯云世俗無飢字郭忠恕佩觿云師申州水名飢為飯名陸龜蒙用

青精飯對白芨裘皮日休詩亦有半月始齋青飢飯移時空映白檀香之句飢內外諸書並無此字今讀作迅李林新編云注此詩者曰

梁安成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更郭之形骸枯槁或椽飯青羹
 惟日不足或葭牆文席樂在其中按青羹為羹謂之青羹字書青羹
 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道即此物也甫書蓋用道書中陶隱居
 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餐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
 飯暴乾其色青如蟹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甫所謂菁精飯也神
 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
 飯名為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
 枝葉蓋一物也以菁羹為青精則誤其矣夢弼謂青精乃神仙之所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黃
 人黃也本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地者為地黃生于中者
 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

苦乏大藥資

下園曰大一作買葛仙翁語弟子張恭云吾不
 得治作大藥今當尸解去又丹書抱陽山人藥

使我顏色好

莊子大宗師篇許由曰
 盲者無以與乎顏色之

證曰夫大藥者須鍊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金為根帶水火鍊功深
 又云鉛為還丹之祖作大藥之基張道陵得黃帝九鼎法用藥皆隸
 費錢帛家素貧乃不從陶隱居以神丹可山林迹如掃藥有大
 成常若無藥白藥天詩恨無大藥駐朱顏山林迹如掃藥有大
 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云大藥
 用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
 色奈何山林之跡如掃謂兵火之後李侯金閨彦李侯指白也
 絕無人煙蓋嘆東都之不可居也李侯金閨彦李侯指白也
 也彥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管供奉李侯指白也
 翰林故云金閨彥也仁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李侯指白也

脫身事幽討

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唐書白傳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投道錄是也

亦有梁宋遊

今南京應天府也白時得還與甫同在洛將適

梁宋也後在梁亦與甫同遊按集有遺懷詩曰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又昔遊詩

曰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白集有梁園醉歌曰我浮黃河去京闕掛席欲進彼連山天長水闊厭遠涉訪古始及平臺間唐書李

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是也

方期拾瑤草

梁地有香爐峰神仙所居之迹瑤草乃

朝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

趣故為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為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

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為尸解也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為瑤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

齊趙梁宋之間所作

望嶽

岱宗夫如何

夫如字語辭也按諸本皆作夫獨師古本作天謂岱宗天猶云楚天之類也岱宗岱山也今屬兗州

升中告岱于此是山為五嶽之長也齊魯青未了泰山東跨齊魯二國之境眺望其山之青已窮齊魯而其山猶

未窮故云青末了也

造化鍾神秀

造化謂天地也鍾聚也言天地鍾聚神秀之氣于此山也晉孫綽天台賦序天

台者山岳之神秀也

陰陽割昏曉

陰陽謂日月也割者分也言泰山之高雲積疊高日月出沒相隱避迭為昏曉也

胷生曾雲

盪他浪切滌也曾通作層積也言山之高雲積疊而起須臾遍太虛而為兩以其有功于民故祀之雲

生于山人登山故雲氣盪其胷公羊傳觸石而出胷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張衡南都賦消水蕩其胷公亦借用之

決昔入歸鳥

昔前智切目睫也言山之高觀望之遠目昔決裂入于飛鳥之歸処司馬相如子虛賦弓不麗發中

必決昔公亦借用之也

會當臨絕頂一覽衆山小

登臨山之絕頂俯視衆山其培塿狀衆山

知尊乎泰岳衆流知宗乎滄海當安史之亂僭稱尊號天子蒙塵其朝宗之義為如何南望岳之作未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塿之

細者又何足以上抗巖巖之大者哉孟子盡心上篇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揚子李行篇升東嶽而知衆山之迤邐

登兗州城樓

東郡趨庭日

兗州漢之東郡也公父閑嘗為兗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客居兗州有分好玠子

乃建封也論語鯉趨而過庭

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

海岱青徐與兗相接書禹貢海岱維青州又海岱及淮維徐州

孤嶂秦碑在

史記秦本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

山與諸生刻石
頌德李斯作文
荒城魯殿餘
王文考靈光殿賦序恭王餘之所立遭漢中微未央及建章之殿皆
見隨懷而靈光
從來多古意
臨眺獨躊躇
躊躇直由切踏直魚切躊躇猶豫也甫感時亂文風不振是以懷古臨眺之際躊躇而不能去矣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
東嶽泰山也公羊傳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泰山之雲也
震

雷翻幕燕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曰夫驟雨落河魚一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
驟雨落河魚

溪座對賢人酒
魏志徐貌字景山為尚書郎時禁酒而貌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貌曰中聖人達

白之太祖太祖怒甚將軍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
門聽長者車

聽他經切聆也長者車指許主簿也前漢陳平
相邀愧泥濘
濘乃

定切
淖也
騎馬到塔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

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二儀積風雨

纂要天地曰一一儀

百谷漏波濤聞道洪河坼遙連

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訐噉噉舍弟卑棲邑防川

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鼃鼃力

謂無是物

以為橋梁也汲冢紀年周穆王三十七年東至于九江鼃鼃以為橋梁又王子年拾遺記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鼃鼃以為橋梁

空瞻烏鵲毛

淮南鴻烈傳烏鵲填河

燕南吹呖畎濟上沒蓬蒿螺

蚌滿近郭蛟螭乘九臯徐關深水府

徐關今齊州為水所浸成水府也

碣石小秋毫

碣石乃冀州海畔之山為水所沒其細如秋毫也

白屋留孤樹

白屋已漂

矣惟孤樹存焉

青天矢萬艘

天或作雲艘竦曹切艘船之總名言江天泛漲船行之速也

吾衰同

泛梗

梗古杏切木名

利涉想蟠桃

蟠桃正在齊地東海度索山故因水漲可以利涉望之也山海經東

海有山名度索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

賴倚天涯釣

賴倚一作倚却

猶能制手巨鼃

擊天列切挽也甫以擊鼃比戡司之大手必能治水河邑之所恃賴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

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命禹彊使巨鼃率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五山始

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入率足不
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鼈

劉九法曹鄭瑕上石門宴集

秋水清無底

謝宣城詩江月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
掾曹乘逸興

鞍馬去相尋

一作鞍馬到荒林

能更逢聯璧

晉潘岳字安仁少号奇童夏侯湛字孝若

幼美容觀每行止同輿接因京師謂之連璧

華筵直一金
晚來橫吹好

吹尺鴛切

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自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俗

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揚柳黃鞞子赤芸揚望行人十曲也

泓下亦龍吟

一作樽酒宜如此人生復

至今白頭逢晚歲相顧一悲吟泓鳥宏切下深兒馬鞞長笛賦近世雙笛從氏起氏人伐竹未及已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已上人茅齋

或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

已公茅屋下

秋興賦序偃息不

可以賦新詩
枕簟入林

僻茶瓜留客遲
江蓮搖白羽

江或作紅白羽謂扇也南史張鞞弱冠知名道士陸脩靜

以白鷺羽塵尾扇遺之王彥輔云釋書楞伽經贊曰善禪師折蓮為羽名曰羽蓮

天棘蔓青絲

天一作

作夢或作弄皆非也天棘即天門冬也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声相近也葉又酷似青絲而僧居多種之本草圖經天門冬春生藤蔓大如釵股高丈餘葉如面香極枝細而疎骨有逆刺亦有滑而無刺者其葉如絲形而細散皆為天門冬以此考之則天棘誠天門冬也明矣或謂梵語以柳為天棘偽言耳蓋欲人无所稽考也

遁詞 支遁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甫蓋言我空忝為許詢之流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維摩詰經支遁一藝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抃舞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 甫美白善五言詩有如陰鏗也陳書阮卓傳武威陰鏗字子堅五歲

能誦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 **余亦東蒙客** 東蒙山名甫時寓兗時也 **憐君如**

弟兄醉眠秋共被 此暗用事也後漢姜肱與弟仲海李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晉祖述劉琨情好綢繆共被

寢携手月同行 月或作日詩衛國風携手同行 **更想幽音處還尋北郭**

生 比郭生指范十隱居也 **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 言无塵俗氣也 **落景聞**

寒杵 落景謂斜陽也江淹雜体詩徘徊踐落景 **屯雲對古城** 廣雅屯聚也 **向來吟橘**

頌

楚詞屈原九章橘頌后皇佳植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国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可喜兮曾枝刺棘圓果搏兮青黃

雜操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緇且修焉而不媿兮嗟尔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迂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其無求兮蘇世獨

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謹終不失過兮秉德无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虽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

置以為惟欲討尊羹
羹音純水菜也甫咀味橘頌之作也張翰曰人生貴適意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神農本草草部蓴生水中葉似鳧春夏細長肥滑三不願論蓴芡低低

四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蓴

滄海情

甫無簪笏之願而欲寄情江海

房兵曹胡馬

胡馬大宛名

宛於爰切漢武紀太初四年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

鋒稜瘦骨成

作秀謂馬以神氣清勁不在多肉也

竹批雙耳峻

批匹迷切擊也後魏賈思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魯國

黃伯仁龍馬頌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謂遠也 真堪託

死生

漢劉備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死矣可弩力的盧乃一躍三丈遂得過又晉劉叔

之為慕容垂所逼策馬跳五丈驍騰有如此顏延年楮白馬賦品藝驍騰萬

畫鷹

素練風霜起風一作如蒼鷹畫作殊作臧各切又側箇切造也攬身思狡

兔攬與悚同懼也晉孫楚鷹賦擒狡兔於平原側目似愁胡鷹產於岱北出於胡地愁胡謂思胡地也孫楚

彥深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條鏃光堪摘條他刀切編絲繩也鏃辭戀切圓轉

軸也言昼之條鏃光悅而可摘取也軒楹勢可呼言畫之勢可呼以獵何當擊凡鳥毛

血灑平蕪

暫如臨邑至峭山湖亭魯嘗曰峭玉篇助麥切鄭印謂峭當作厝資昔切

奉懷李負外率爾成興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

跳徒聊切躍也暫遊阻詞伯詞伯謂詞人之長指李負外也却望懷青關青關地名李負

外之所居也
靄靄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謂天將兩故督車馬速歸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

北海郡唐之青州也歷下亭在齊州唐之濟南郡也唐書李邕傳開元二十三年邕起為括州刺史而後云上計京師以讒嫉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杜田云齊州使園今猶有亭子時邕為青州刺史甫陪宴于歷下

故作是詩也

東藩駐卓蓋
青齊皆山東之國故林東藩今之太守即古之諸侯為王藩屏者也駐卓蓋謂留治于此郡也後漢

輿服志中二千石皆卓蓋朱兩轡
北渚凌清河
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
海

右此亭古
右一作內海在東而州在西故謂之海右亭古言作之之久也
濟南名士多
齊州唐為

濟南郡名士即詩題所謂邑人蹇處士等是也
雲山已發興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
落日

受暑交流空湧波
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
蘊真愜所遇
落日

將如何
謂此亭韜藏真趣俗士莫知惟賢者遇此非常欣愜奈何與未闡而賓筵將散日已西頽故嘆也
貴賤

俱物役從公難重過
重儲用切再也貴指言李邕賤庸自謂也貴賤雖殊其為事物所役則一人生

天地間勞形躄疲精神歡會時少怨別時多
恐此一會罷難與公再獲過此南所悵惜也

登歷下古城負外孫新亭亭對鵲湖時李之

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北海太守李邕

序唐李邕傳邕天室初為汲郡太守時李之芳自尚書
負外郎出為齊州司馬作此亭歷下按此亭乃之芳

所創是詩乃邕
為之芳而作也

吾宗固神秀吾宗指負體物寫謀良美吾宗人稟神秀
外之芳也體物寫謀良舊有此亭而之

其謀謨創建此亭頗有長過人之舊有此亭而之形制開古跡舊有此亭而之

甫有詩云海右甫有詩云海右曾冰延樂方謂重陰沍寒之氣排煩暑爽情
思可以歡引歡笑此其術也方乃術也神異經北方有曾冰万里

厚百丈謝靈運詩峩峩曾冰食曹植閑雜詩主人寂無為眾賓進

樂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按地理志此古城枕太山之
麓極為雄壯又襟帶濟水巨

壑即溪壑之接濟水者是也水氣在天為雲雲在莊即

雲氣屯聚如莊然莊者也聚之義眇言襟帶之遠也高興泊煩
促謂陰涼之氣爽人也張茂
先荅河即詩煩促海有餘永懷清典常言之芳以常道化
民風俗肅清人懷

其惠永永不忘也詩維
以不永懷易既有典常
含弘知四大含弘者謂古城廣遠無所
不包足見其有四大之制

易坤卦含弘光大老子
二十五章域中有四大
出入見三光大山高出一入皆憑高可
隱見一月星辰迭為

以望而見之漢班孟堅典
引經緯乾坤出入三光
負郭喜粳稻粳柯彭稜也
稻屬稻稔也安時

歌古口祥穀者民之司命太守民之師帥太守登臨所以觀民風
豈徒從事於遊覽而已哉今觀負郭粳稻之稔是知為

康樂之時吉祥兆于此故從而歌之也莊子大宗師篇得者時也
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又人間世篇吉祥止止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負外新亭太守李邕也
負外李之芳

也是時乃邕唱之於
前而甫和之於後也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清湖指鵲湖也今齊州解舍中
大池是也水北曰陰按地理志

亭居鵲湖之北故云或隱或見於清湖之陰者言
昏明異候也向如謝惠連詩行雲星隱見是也

跡籍臺觀舊觀古玩切諦視也此亭乃園籍所載後齊築作
臺觀遺跡猶存今之芳因其舊跡敞以新亭也氣溟海嶽深謂
此

城憑太岳襟帶滄海海嶽
之氣溟濛然而深邃矣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堞徒協
切城上芳宴此

垣也之芳疏鵲湖種圓荷修飾堆堞至今人感思之如召
公聽訟甘棠之下後世思之而不志以為勿剪勿伐也

時具

具今作俱謂賓客畢集于此也謝朓曲水宴詩嘉樂具矣芳宴在斯

哀絲千古心

絲一作絃哀絲

謂琴瑟之音哀怨也歷下之城廢興非一代觀今感昔哀樂之情一寫之琴瑟而已禮記絲聲哀

主稱壽尊客

謂此亭居鵲湖

稱舉也言主人重客故舉觴為壽曹植詩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

筵秩宴北林

謂此亭居鵲湖

筵設於此尊卑之位秩秩然有序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不阻蓬華興得兼梁甫吟

蓬窻尊戶甫自言貧賤之居昔諸葛亮常作梁甫吟梁甫吟者山東之音也凡人思鄉各為本土之音杜甫西人也今客山東宜無思鄉

之情然對食當歌必有所感傷意謂家不阻限東西其興為如之何猶得燕為梁甫之吟不亦善乎三齊略記載諸葛亮梁甫吟曰步出

齊東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疇古治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

謀國相齊晏子余按晏子春秋曰景公畜士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三人見晏子不起晏子見景公請去之乃使人餽之二桃令三子計

功而食公孫接曰一搏特狷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杖兵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

食桃而母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河鼃銜左驂以入底柱之流治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行九里得鼃而殺之

左操馬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若治之功可以食桃而母與人同矣二子取功不及而自殺古治子亦自殺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任城屬兗州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
麥熟經時雨蒲黃八月天晨朝看白露月令仲秋之遙
想舊青檀想一作憶幽詩九月授衣故公因白露降想青檀而
思故鄉也晉王獻之夜臥齋中有偷入室盜物都盡
獻之徐曰青檀我家舊物可盡置之羣盜驚走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謂蕭何也梁日帝

王孫謂蕭衍也蘊藉為郎父東觀漢記桓榮桓恭有蘊藉魁梧秉哲尊周勃

傳魁梧奇偉書酒誥經德秉哲詞華傾後輩傾倒也使後輩見之皆傾倒也風雅藹孤鶩

鶩虛言切飛卒貌言宅相榮姻戚蕭兄乃甫家從姑之子故有

飛卒無与之比也孤為外家戚氏所養戚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為外氏成

此宅相後為尚書郎北史李靈傳邢晏稱其甥李繪曰如對珠玉宅

相之奇良在此甥又文苑傳王褒字子深七歲能屬兒童惠討文外祖梁司空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也

論方兒童時得蕭兄見知真自幼謀拙媿諸昆言見知於蕭兄已自幼時

厥後謀拙每媿諾昆甫與蕭乃姑舅之昆仲也

漂蕩雲天濶

言相去遠也

沉埋日月奔

謂光陰易失也

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

甫恨衰老空想古人無由如伊尹之致君為堯舜也

中散山陽鍛

鍛都玩切小冶也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夫居山陽康性絕巧而好鍛向秀為之佐相對

欣然旁若無人鍾會造康康鍛不輟各見本傳

愚公野谷村

愚公谷在青州臨淄縣韓非子昔齊威公逐鹿入谷

謂父老此為河谷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

寧紆長者

轍

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隣以臣為愚遂名為愚公谷寧紆長者謂譏蕭况之不來訪我也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

多長者

歸老任乾坤

言無求於人也

過宋負外之問舊莊負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

按唐書之問弟之悌之遜為連州參軍不言為執金吾宋之問集有溫泉

莊卧病詩多病卧茲嶺寒寥倦幽獨賴有嵩上仙高枕長在目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

阿山阿也陽阿乃山之南河南郡境界簿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

首陽祠陸機洛陽記首陽山東北去二十里阮公詠懷詩云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枉道祇從入吟詩

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

向一作看淹留駐亦之義甫枉道來過為之淹

留欲問耆老負外平日之事而負外亡矣其莊空存對此山河徒寂寞耳

更識將軍樹

將軍樹美金吾也後漢馮

異傳異為人謹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屏樹下軍中號為大樹將軍

悲風日暮多

復悼金吾之已

死矣周庾信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詩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

夜宴左氏莊

風林纖月落

纖月新月也古樂府兩頭纖纖月初生鮑照翫月詩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鈎

衣露淨

琴張暗水流花迎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

古樂府看書法

燭滅看劍引孟長

看劍一作說劍一作煎茗因話錄徐世長看劍飲酒酒酣弄劍醉不知止

詩罷聞

吳詠扁舟意不忘

言其聞吳人之詠故有扁舟五湖之趣

右此二篇莫可考姑因次之

雲衢 俞成 元德 校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一

增修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廟有吳道子畫

五聖圖

玄元皇帝李老君也被唐書天寶元年陳王府參軍田周秀上言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就函谷關尹喜宅

遂發得之乃致玄元廟於天益坊親享于新廟是歲又

改爲太上玄元皇帝宮二年追尊老子大聖祖玄元皇帝仍於天下諸郡建紫極宮秋改譙郡紫微宮爲太清

宮天寶八年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爲大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加大

聖皇帝字海南志上清宮唐都老子廟也乾封中号玄元皇帝廟開元末廟北別建玄元觀後改曰上清宮宮

內有吳道子畫神堯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長安志引禮閣新儀曰開元二十九年始詔兩京及諸州

各致玄元皇帝廟一所天寶元年九月改廟爲宮二年西京改爲太清宮東都爲太微宮此詩當在天寶以前作也

配極玄都闕

配匹也極謂比極也闕閉也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靈乃仙真之所也故用玄都以名

廟馮高禁籙長

高一作虛一作空候書音義禁苑之籙折竹以懸繩連之使人不得往來也

守桃

嚴具禮

周禮分官守祀注遠廟曰祀廷主之所藏也守祀掌守先王之廟祀故監朝謂之守祀

掌節鎮

非常

節符節也掌所賜之符節以鎮重其朝也地官掌節注即猶信也

碧瓦初寒外

碧瓦以琉璃為

瓦也初寒拍冬日也

金莖一氣旁

金莖謂仙掌承露也一氣謂元氣也郊祀志漢武作栢梁臺銅柱承露仙人掌

之屬也

山河扶繡戶

言繪畫之麗也鮑昭行路難文憲繡戶垂羅幕

日月近雕梁

言棟

宇之高也

仙李盤根大

李拍李氏也元妙內篇經曰老君託從李母生李母元姓老君拍李木曰此為我姓本行

經曰太上道君既託洪氏之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即皓然號曰老子太極左仙公焉玄曰託神李母生即皓然以上皇元年正月十二日丙午太歲丁卯下為周師至无極元年太歲癸丑五月壬午去周西度闕神仙傳曰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人

也又任昉述異記中山有綠李大如拳呼仙李唐太宗探得李詩曰盤根植壠海交幹橫倚天舒華光四海卷葉映三川

猗蘭

奕葉光

趙子標曰此以紀玄元之盛美老子之生拍李木為姓唐室以老子為聖祖則自老子盤根而來至唐又如猗蘭之猗二長為繁壯有光也○或曰郭子橫洞真記漢武末生景帝夢一赤霓從雲中直下崇芳之閣帝竟而至於閣上見赤氣如雲霞來蔽

戶牖乃改崇芳閣為猗蘭殿

後正夫人生武帝於此殿

世家遺舊史

遺一作隨司馬迂道作史記有老子傳

德付今王

封氏聞見記開元十一年明皇親往老子道德經令李者習之

畫子看前輩吳

生遠擅場

名畫記吳道子陽翟人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李書於長史賀知監李書不成因攻畫留曹道遙公草

嗣立為小吏因傳蜀道山水之躰自為一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兖州瑕丘縣明皇召入禁中改名道元因授內教博士非有

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張僧繇後身也張衡東京賦秦政利甯終得擅場

志崑崙東北地轉下有八元幽都二十餘万里地下有四柱廣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五聖睽龍衮

睽晉作連劇談錄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臺殿高敞下瞰伊洛仙泥朔芝像皆開元楊惠

之所製奇巧精嚴壁有五聖具容及老子化胡經華丹青絕妙古今無比也

千官列鴈行

列一作引朱景元畫

盡飛揚翠栢深留景

言栢葉歲寒不彫也

紅梨迥得霜

言梨葉得霜而紅也

風箏吹玉柱

言風揚奏樂之韵也柳渾七夕詩清露下羅衣秋風吹玉柱

身退卑周室

史記本傳老子周守藏史見周

銀床井欄也晉樂志淮南王蒨後園鑿井銀作床金瓶素練汲寒泉

之衰遂去刘向列仙傳李耳生於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周德衰乃乘青牛車去入大秦過西關關令尹喜迎之乃使著道德經

經傳拱漢皇

河上公注老子後序漢文時河上公結草庵于河濱常讀老子文帝駕往詣之問老子責以不臣公

即躍在虛空中帝即稽首禮謝公即授老子道德經章谷神如不

死谷所以藏物谷神猶云藏神也養拙更何鄉鄉一作方何鄉

無何有之鄉

龍門韋沐東都記龍門号双闕與大内對峙若天闕然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謂驛道兩傍之木也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一十八里

氣色皇居近皇居謂洛京也金銀佛寺開龍門山上有奉先寺佛地有金色世界銀

往還時屢改川水日悠哉水陳作陸相閱征塗上視

生涯盡幾迴莊子養生篇吾生也有涯

兵車行王深父曰雄武之君喜馳中國之衆以開邊服遠為烈而不寤其事乃先王之罪人耳此詩蓋

託於假以刺立宗也論語不以兵車晉仲之力也師古曰律詩拘於声律古詩拘於句語以是辭不能達夫

謂之行者達其辭而已如古文而有韻尔自陳子昂一變江左之聲而歌行暴于世行者辭之遺无所留帶如

雲行水行曲折容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句語中得增辭語耳此行為唐元宗作元宗承太宗米

斗三錢之後國家豐富後心一動遂貪邊功切用張九齡為相開元中號為賢君其後罷九齡用李林甫揚國忠之徒從事吐蕃訖唐之吐蕃為患者元宗實開其釁而已

車麟麟

麟離珍切麟衆車聲也詩秦國風有車麟麟

馬蕭蕭

詩車攻篇蕭蕭馬鳴

行人弓箭

各在腰

行人謂行役之人也

耶娘妻子走相送

古樂府云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咽

賤又木蘭辭百巨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

塵埃不見咸陽橋

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兵行塵埃空

起故橋為之不見也十圍曰秦獻公元年城櫟陽徙都之住今萬年是也又孝公十一年作為咸陽築翼閼徙都之韋昭云秦所都武帝

更名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閼中記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也在謂北始皇都咸陽今城南大城是也各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在九嶷諸山之南故曰咸陽牽衣頓足攔道哭

古東門行拔劍出門去兒女牽

衣帝前僕揚擘報孫會宗書頓足起舞

哭聲直上干雲霄

北山移文干青霄而直上

道旁過者

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

點行者漢書謂之更行以了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元宗數出兵故

點行之法頻也豈知成周之制用民不過三日者乎

或從十五北防河

防河謂築堤備河水泛決也

至四十西營田

營田謂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於農之意也

去時里正

與裹頭

里正即今保正蜀乱兵戈不止東川咸用老弱 俱戰亡又括鄉里少小為之里正與裹頭撥甲歸來頭

白還戍邊

還一作猶古者及丁方裹頭少年裹頭行役及歸來頭 已白還又戍邊疆蓋言役使無已也鮑昭東武吟少壯

辭家去窮老還入門邊庭流血成海水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賈誼過秦論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武

皇開邊意未已

嚴助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

百州

杜田云唐十道志有河北無山東全京東諸郡唐皆屬河南 甫詩所謂山東者太行山之東謂河北也唐始都長安故以

何北為山東甫意託武皇以刺玄宗也是時揚國忠專權引安祿山 為將領漢陽突騎生事邊助于四夷其後反叛山東二百州皆陷于

賊無復唐有元宗殊不悔悟 豈不若武帝開邊不知止乎

千村萬落生荆杞

廣雅落居也阮嗣宗詩堂上生

荆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丈夫出征雖婦人代把犁鋤奈

疆場不修禾生隴畝不成倫理故曰無東西也詩云 衡從其畝謂一從一衡各有東西之辨傷今不然也

况復秦兵

耐苦戰

耐奴登切又奴代切字通作能善也謂秦人勇於攻戰也

被驅不異犬與雞長

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

一作役夫

且如今年冬未休關

西卒

關一作隴一作如今縱得休還為隴西卒關西指函 谷關以西祿山連結吐蕃入寇屯戍不得休息也

縣官

云急索

一作縣官急索租者非也索色責切取也霍光傳縣官天子也宣元九六王傳不敢指斥天子故謂之縣官租

稅從何出

唐置租庸調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兵縣官索租甚急欲給關西之師民戶消耗無所從出况耕夫出征田萊

多荒將何以供其來乎

信知生男惡

惡一作兒揚泉物理論秦始皇起羅山之家又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謹勿幸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散骨相支狂

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

比隣

得一作是比音鼻近也詩小雅洽比其隣婚姻孔云

生男埋沒隨百草

生男人所喜

生女人之所賤此常理也今以生男為惡生女為好蓋男兒充了驅之戰埋沒草野曾不如生女尚得嫁比隣或時相見此皆有所感像

而為是

君不見青海頭

按時有事於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立功也隋西域傳吐谷暉城在青海

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郭元振傳青海吐暉密必蘭翻

古來白骨

無人收

公亘口者蓋託之以與也左氏傳吾收尔骨焉蔡文姬詩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潘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

勸王粲七哀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新鬼煩冤舊鬼哭

左文公二年傳新鬼大故鬼小後漢陳龍

為廣漢太守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声龍聞而疑其故使吏按行問還言世死此者而骸骨不得葬龍盡收葬之風

賦詩歸山頌宛琴賦排帽煩冤

天陰雨濕聲啾啾

聲一作悲青海軍迫近吐蕃此邊地郡也昔文王殯

枯骨當世掃其仁今元宗婁與吐蕃戰于青海丘敗者不復收葬使
新舊之鬼或冤或哭無所依歸文王之仁為如何哉鬼神依人而行
有所主則有所歸故不為病葬者藏也謂鬼神依藏于此鬼以新舊
言之則知戰鬪相仍死者相繼踵也楚詞山鬼篇猿啾啾兮又夜鳴
雷填填兮

兩其真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

謂歲除夜也詩唐國風今夕何夕

更長燭明不可孤

言夜永人多守歲不寐當有以自遣也

咸陽客舍一事無

言長安旅中少兒且無一事餘也

相

與博塞為歡娛

博塞一作賭博塞先代切字正作塞行碁也謂為行碁猶賢乎已也說文博局戲六着十二塞

古者烏曹作博說苑塞行碁相賽謂之塞也前漢吾仁壽王以善於五特詔調博十後漢梁冀能六博注禁辭曰毘蔽象碁有六博王逸注投六者行六碁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一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攙頭謂之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白刻為二畫者謂之黑一從不畫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格五者鮑宏之塞經曰塞有五
四采錄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客五
呼五白五白即今之骰子也左傳黃陵散邑不音与蔡衍書馮陵險遠屈原招魂曰晝蔽象碁有六博此分曹也進德祖迫此三成梟而卒呼五白此晉制犀比費曰日此季良注毘蔽玉箸也五百博齒也梟勝也卒皆勝也知退勝而呼股子數也
肯成梟盧盧一作牟梟盧即今之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猶有豹是也蘇代謂魏王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使則食

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石季龍伐涼涼威公重華用謝艾為將軍夜二梟鳴於牙中文曰六博得梟者勝克敵之兆宋劉毅字希榮於東府聚博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里擯以還惟劉裕及毅在毅吹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投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否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声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室與韓黃李根等博蒲誓之曰出云博蒲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二擲尺盧袒跣大叫英雄有時亦如此

邂逅豈即非良圖

如劉毅慕容等皆一時英雄猶如此蒲博則今夕邂逅相遇未必非良圖所謂良圖則毅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

百萬

儋與擔同儋石言一儋一石也儲无儋石家至貧也劉毅家无儋石一擲百萬其志已見於布衣窮時後李太事无不如

志由此推之人之志量其可已邪甫貧賤中豈有太志觀自言致君堯舜上其志可見又云此意竟蕭條奈何時命不利此所以有踰乎袒跣不肯成梟盧也南史相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无儋石之儲博蒲一擲百萬共奉大事何謂无成前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楊雄家无儋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嬰為儋石受二斛晉均曰石斗石也明帝紀家廢儋石之儲注前漢書音義曰儋丁濫切言一斗之儲方言作儋云葬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郭景純注曰所謂家无儋石之儲者也埤雅曰大壘也字或作儻音丁甘切說文負荷也後漢宣秉无儋石之儲注今江陰人謂一石為一儋儋音丁濫切

春日憶李白

下園曰李太白才逸氣豪與陳拾遺齊名其論詩云梁陳已來絕薄殊極沈休

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全少又嘗言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

束於聲律能優故戲公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別來大瘦生只為從來作詩苦

白也詩無敵

敵一作數

飄然思不羣清新更開府

更信本集序開府司

宗庾信字子山幼而清敏至春秋六十七齒金者宿文更新詩又云庾信為車騎將軍開府

俊逸鮑參軍

約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尺不然也又

云昭為臨海王參軍雪浪齋記云白詩其源流出於鮑明遠如樂府多用白然故公詩有是句蓋有譏也

渭北春天樹

謂北甫所居也

江東日暮雲

江東白之所居也

何時一罇酒

沈約詩勿言一樽酒明日

難重領子孟浩然亦云何時一盃酒重與李膺傾

重與細論文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累

土為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

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峯嶽岑

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

是詩一无數字

一簣功盈尺

簣土籠也書旒
契功虧一簣

三峯意出群望中疑在野

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

陸機草木疏南方生子母竹今慈
竹是也又謂之孝竹宋吳記漢章

帝一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時謂之
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即南中子母竹也

香爐曉勢分

即詩序云
承諸焚香

是也

維南將獻壽

詩天保如
南山之壽

佳氣日氤氳

易係辭曰
天地氤氳

題張氏隱居二首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丁丁耕切伐木声也
詩小雅伐木丁丁梁

王籍入若耶溪
詩鳥鳴山更幽

澗道餘寒歷冰雪

南言冒雪以
訪張氏也

石門斜日到

林上

言張氏所居幽遠也謝
惠連詩落雪灑林上

不貪夜識金銀氣

公言以不貪
故夜識其氣

象也史記天官書大水外賊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鐵金室之上
皆有氣不可不察地鏡圖黃金之氣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鏡盤也

遠

害朝看麋鹿遊

遠于願切離也公言張氏全
身遠害於此寺麋鹿同遊也

乘興杳然迷

出處甫言不以出如介意也對君疑是泛虛舟鹿舟以喻虛己以遊世也莊子山木篇方舟而

依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盡己以遊世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之子指張氏也詩王風彼其之子箋之是也邀人晚興留雲潭鱣

發發齊一作濟鱣諸延切魚名發比未切發發魚掉尾盛貌詩衛風鱣鱣發發春草鹿呦呦鹿食草則

呦呦而求美喻張氏之相招也杜酒偏勞勸魏武樂府可以解憂唯有杜康張

梨不外求言宴飲唯園果而已意勸不必豐美其物也廣志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唯一樹潘安仁閑居賦張公

大谷之梨前村山路險古詩山路亦何險歸醉每無愁謂盜賊之險可慮路險匪無愁也

鄭駙馬宴洞中唐書睿宗代國公主名華字華婉下嫁鄭方鈞明皇臨晉公主皇甫淑妃

生下嫁鄭潛驩潛驩有孝行廣文博士鄭度之姊公集有鄭駙馬也臺臺喜過鄭廣文同飲詩繫宗曰駙馬潛驩公

又有皇甫淑妃神道碑公時白衣天寶十載始上三大禮賊起家率府

主家陰洞細煙霧主家謂公主之家也留安且夏簟青琅玕琅玕石之

謂簟之色有如琅玕之青也山海經崑崙崑崙山有琅玕樹其子似珠本草琅玕有效種是陸離之類大者室也琅玕五名青者為勝出集尚州

以西爲白蛮國中及于闐國亦雅西
方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春酒盃濃琥珀薄

此言以琥珀爲盃也前漢罽賓國出珊瑚虎龜琉璃琅玕
冰將椀碧碼碯寒

碼音馬碼乃老切玉屬此

一曰以碼碯爲椀也甫有渴病故喜有水漿也魏文帝碼碯勒賦序碼碯出日西或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因以名陸機苦寒行渴飲堅水

漿
悞疑茅屋過江麓
已入風磴霾雲端

也言其石磴之高也梁冀大起第舍飛梁石陵
自是秦樓壓鄭

跨水道文選鮑明遠詩既類風磴復豫天井

谷
王彥輔曰谷口斤駙馬第也劉向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曰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皇聲鳳皇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隨鳳皇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漢書僕有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訕而終三輔决錄云子真名撲子真其字也

聲珊珊
環佩也
時聞雜佩

李監宅
供本作李監鐵趙使曰按監在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服飲玩饌以奢聞於天下其多有異味重之句乃令問乎

尚覺王孫貴
王孫謂王者之孫亦相尊
豪家意頗濃屏開

敬之稱韓信傳吾哀王孫

金孔雀

前漢翊賓國出孔雀鄴中記石季倫作金銀鈿屏風

為婿 裋隱繡芙蓉

裋而蜀切繡裋也謂裋刺繡文為荷花也崔顯廬姬篇魏王倚樓十二重水精簾傳繡芙蓉

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

搜神記謝亂獲盛水朱符投之有雙鯉魚躍出即命作鱸一

座皆遍

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魏志黃尚為司徒與司徒李元禮俱娶太尉桓

叔元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楚國先賢傳孫季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大尉桓為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

言得婿如龍也或以童孺字子雋字文英二說不同今並載之

又新添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
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力學隱徂徠山求王璘補兵

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側身潛遁璘敗知名後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行會德宗幸奉天任給事中御史大夫使李懷光於河中遇害李白客任城與孔巢父輩同

居徂徠山號竹林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

巢父掉頭不肯住

莊子在宥篇鴻蒙附驥爵躍掉頭曰吾弗知也

東將入海隨

煙霧

巢父與李白友善李白時在江東巢父欲尋之問李神仙之術遂以病辭朝廷而遊江東故也

詩卷長留

天地間

詩一作書留一作攜

釣竿欲拂珊瑚樹

珊瑚似琉璃有五色青者可入藥為上生海底

漁人常以網掛得之巢父亦善屬文賦詩有文集行于出號徂徠集今遊江東以漁釣為樂故釣竿欲拂珊瑚樹惟餘詩集留人間與天

地相為長父而已西域傳罽賓國出珊瑚南州志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

深山

大澤龍蛇遠

昔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叔虎之母美恐生龍蛇以禍其族巢父棄絕房色願養精氣

故云龍蛇遠也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叔向之母惡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子女澈族矣杜預注龍蛇喻奇怪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也

春寒野陰風景暮

一作花繁

草青春日暮此序執別之時春已暮矣顏延年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

蓬萊織女迴雲車

迴一作乘

指點虛無是征路

一作虛無引歸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

謂神

仙之境樓臺殿閣皆變化而成巢父此行蓬萊仙人與織女各迴轉雲車以邀之又將指點於神仙之境蓋以素有仙骨何患功不成乎

征路即所往之路也神仙傳王方平過蔡經家經者小民尔而骨當
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告以要言又罪嚴青會籍人居貧常於山作炭
忽有一人焉青語以一卷素書焉青曰汝有仙骨應得長生故以此
書授汝盛弘之荊州記鵝羊山石皆成鵝羊形云昔有威少卿者年
十四五兄令牧羊見一老人謂曰汝有仙骨可相隨去市人報者年
其兄兄至山見少卿送兄出問羊在否指謂石使令隨兄去

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一作我欲把富貴何如

草頭露一作我欲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草頭露言不久

藥父名節窮公欲久留之黍粟父輕視富貴具如草頭露是以謝病告
歸歸也按于寶搜神記挽歌辭有悲露蒿里一章言人命如露上之露
易晞其一章曰悲蔡侯靜者意有餘靜謂蔡侯之為人恬
靜而勤意有餘也清

夜置酒臨前除除庭罷琴惆悵月照席按琴曲有別鶴
操蔡侯罷琴調

幾歲寄我空中書空中書富謂鴻傳書耳因謂巢父此
一別去幾年得有書以相達也

南尋禹穴見李白禹穴在今越州會稽山上李白時在會稽
矣乃巢父欲入海之路也司馬遷年二十

道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是也括略曰會稽山有石穴委曲黃帝
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秋曰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

甫問信今何如今巢父遊江東尋見李白煩道甫問其安否托
致意之辭也按別本云巢父悼頃不肯住東將

入海隨煙霧書曰長携天地間釣竿欲辨珊瑚樹我欲把袂苦留君
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澤多龍蛇花繁草青春景暮仙人玉女廻
雲車指點靈无引歸路若逢李
白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志角弓詩

忘无放切潰也嘉樹傳角弓詩皆指李白之不可忘也左氏昭公一
牛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

狗韓子之言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无忘
用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短褐風霜入

作祖音賢布衣也前漢貢禹袒褐不完顏師古曰祖者謂僮豎所君
布長襦也褐毛布也揚雄方言自闕而西謂舊褌短者謂之祖也

還舟日月遲還舟謂九轉靈丹也九徧循環然後成就服之可
使延年此言白有仙風道骨所燒還丹亦可以遲

延日月缺後成也神仙傳劉根
曰藥之上者有九轉還丹也未因乘興去晉書王徽之嘗居
山陰雪夜忽憶戴

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
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尽而反何必見安道邪空有鹿門

期公自言无因乘興如王子猷訪戴而去徒与李白有效龐德公
隱鹿門山之期約也後漢逸民傳龐公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

後携妻子登鹿
門山採藥不返

飲中八仙歌

夢弼謂此歌當分四章一章章五句二章六句三章六句四章五句如此讀之

則用韻不相重疊也或謂當分八篇人人各異虽重押韻无害亦周詩分章之意余恐不然也按范傳正李白墓碑公及賀監汝陽王西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公此篇无裴豈范別有所稽邪

知章騎馬似乘船

越之人習玩於水皆能精於操舟亦若西

比之人迫近楚胡皆善騎射勢使然也知章乘船安若騎馬故曰騎馬似乘船此倒用文乃所以戲之也公詩若此類者頗多如黃鶴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鳥似老翁亦謂五尺之童高於黃鶴而老翁則似白鳥也吳越春秋越人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

花落井水底眠

井者曰井也醉人曰井皆生花故曰眼花

眠乎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蓋謂是也吳筠詩夢中難言見終成亂眼花

汝陽三斗始朝天

皇

帝憲本名成器養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遜儲位封為孟王薨諡曰遜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璉二歷太僕

御天室初加特進朝天子言朝天子也按唐史拾遺汝陽王璉嘗於上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璉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竟至此

公集八哀詩有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璉詩又有贈特進汝陽郡王璉詩

道逢麴車口流涎

麴車載

王璉嘗酒故逢麴車則口流涎麴車与卜句後封酒泉皆非實事特託言之耳按魏文帝曰蒲萄釀酒甘於麴米逢之固足以流涎咽唾晉陸

微百年歌自舌獨鏡口流涎白樂夫詩恨不移封向酒泉王李

哺毀眠糟獲流涎見麴車蓋用公語也以其宗室受封故陽矣猶以

酒泉郡城下泉味如酒欲移封也見麴車而便流涎戲其好飲之急也

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

其味如酒王子年拾遺記晉武時有一巨羌姚馥嗜酒人呼為馥羌

擢為朝歌宰帝曰地有酒泉故使老氏左相

不復呼馥馥辭封地即任酒泉太守左相日興費萬錢李適

之也適之常山王承乾之後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

實善決公務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為左丞相五載四月罷

自賦詩曰辭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回來言曰

與費方錢者如何曾曰食方錢謂每日之興便如此也石林葉夢得

云適之以天宝五載罷相即貶死袁州而公天宝十載方以獻賦得

官疑非相与周旋者但能飲耳晉何曾為司徒性奢豪日食万錢猶

云无下 飲如長鯨吸百川飲如長鯨言其飲之多乃所以戲

筋如 千里小者數丈鼓 銜孟樂聖稱世賢世當作避傳鳥謀也適之

恨成雷噴沫成兩 銜孟樂聖稱世賢詩云辭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孟此子美正用適之之詩語也夫酒有清有濁清者為聖人濁者

為貴人樂聖言樂聖人也時牛仙客為尚書李林甫為丞相遂罷適

之政事故適之以退辭賢路為辭所以諷牛李也適之金恨避以酒

自娛謂當世稱其賢不以酒荒而掩其大德也酒德頌先生於是捧

聖承糟衛 宗之瀟灑美少年李白傳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

不血酸醪 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

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阮籍詩朝為美少年何遜詩長安美少年

天言宗之以酒笑傲青天視造化如小兒耳晉阮籍字嗣宗性至孝

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皎如玉樹臨風前皎如玉樹言姿質潔白美丈夫也

蘇晉皆精通奧義或曰蘇晉字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

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与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蓋彌勒佛即今世布袋和尚是也常於市中飲酒食猪首時人無識

之者故唐醉中往往愛逃禪逃禪謂逃去李白一斗詩百

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李白傳字太白山東人天寶初客會稽与

節筠薦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詔翰林白既嗜酒日与人飲醉於

酒肆元宗受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已於酒肆醉矣召入宮人以

水饌元宗即令秉筆頌之成十餘章嘗沉醉殺上引足天子呼來不

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遊江湖後醉死宣城

上船船或作自稱臣是酒中仙不上船者不即時上船以其

碑元宗反白蓮池白不在舟帝歡既洽召白作序白已被酒於翰苑

命高力士扶以登舟集有詩贈白曰龍舟移棹晚蓋謂此耳或以蜀

人呼衫衫為船蜀方言無張旭三丕草聖傳此以張芝比張旭也吳都張旭官至

此說當以公贈白詩為證

東李府長史善草書每飲酣輒草書呼叫狂走揮筆大叫以頭濡墨

水中乃下筆醒後自以為神自言始見公主擔夫爭道而得其意觀

公孫大娘舞劍而得其神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王愔文志曰

芝少時高操以名臣子勤李尤好草書李崔杜之法家之布帛必先

書而後練臨池李書水盡黑為世脫帽露頂王六介前張旭時人

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為人酒禿脫帽則露其頂此所以戲之也胡毋輔之與謝鯤阮放畢

卓羊曼拓鼻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月阮悅排戶入守者不

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驚曰

他人決不敢耳必我孟祖也傳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健揮毫落

紙如雲煙

諸岳揚州詠動翰如飛落紙如雲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

贈韋左丞丈濟

天寶九載作范元寶曰左丞或以為見素或以為濟按濟傳思謙之孫子

嗣立之子天寶中濟受尚書左丞見素乃倭之子天寶

十三載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上幸蜀

次巴西詔兼左相今有上韋左相詩自註云見素此詩

贈韋左丞是為濟也杜田云左丞韋濟也唐書韋思謙

高宗時為尚書左丞武后時同鳳閣蘭臺三品子承慶

亦代為天官侍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為宰相嗣立二子曰常曰濟常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凡三世居

左轄頻虛位

按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察憲章舊唐書劉洎疏曰尚書萬幾實為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

故左丞謂之左轄

今年得舊儒皆以紀相門韋氏在經術

漢臣須

臣一作官漢韋賢父子時議歸前烈前烈前輩也指相門韋氏在經術

輦為時議

天倫恨莫俱天倫兄弟也此鴿原荒宿草韋嗣立傳

二子常濟知名文融薦常有經濟才擢侍御史出為陳留太守故有是句詩棠棣奇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篇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鳳沼接尊衢言累世為尚書也初嗣立代承慶為

草陳根也鳳沼接尊衢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父

子並為宰相故有是句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取中書疑遂晉人比天上鳳皇池魏徙中臺郎

視草職于祕書晉乃曰中書政事機密如僕尚書郎執筆禁中晉人以疏管浴鳳丹池比之地以比省鳳以居中英豪自比中書四戶起

於晉西王母大有妙經曰伯海豢龍丹池浴風管謝元暉直中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情登翠下伯玉赴中書省詩躍麟鳳池中揮翰紫

宸裏范雲贈王中書融詩有客雖安命甫自謂也垂子德充符

若命衰容豈壯夫揚子吾子篇雕蟲家人憂几杖几老者之所懸杖老

者之所倚以其老也故為家人之所憂月令仲秋之月養老投几杖甲子混泥塗左氏襄公三

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老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与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二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孟召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幸以晉國之多農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

又矣乃武之罪也不謂矜餘力論語行有餘力還來謁大巫大巫比儻

政謝不才遂仕之不謂矜餘力有餘力還來謁大巫大巫比儻

也吳志張紘見陳琳依武庫賦嘆美之琳答曰僕在河北此少於文章而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談今足下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

氣不矣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調眷慕於章不忍去也老驥思千里

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飢鷹待一呼老驥飢鷹皆自喻也吳志陳登謂

則為用飽則賜去孫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一作折骨效

楚鷹賦飢則易呼意有求於章之薦拔也

杜位宅守歲時天寶十年歲次辛卯公在京師族弟杜位宅守歲位乃李材甫之婿也或謂當是九年庚寅

杜位宅守歲

守歲阿戎家

戎王叔原作戎蘇子瞻作咸謂阮咸也叔原引王戎字濬沖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與戎父

渾為友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姻語不如與阿戎談按蘇子瞻與戎子由詩有云

頭上春幡笑同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蓋以戎為咸也余考之甫集又有送相二別駕因示從弟位詩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老斑鬢

已如銀則位者子美之弟也恐所謂阿椒盤已頌花晉劉琨妻元日獻椒

花頌曰吳穹周迴三朔肇建青陽散暉澄景載煥美此靈晷爰采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崖寔四民月令正月率妻孥上祭祀祖祿子

婦曾孫各上椒酒於家長指觴奉壽欣放如也周處風土記正旦俗人拜壽上五辛盤松栢頌椒花酒更信正日詩椒花終頌來

簪喧櫪馬言朋友會宴也易列炬散林鷗言炬明而鷗驚飛四十

明朝過飛騰暮景斜公於天寶九年冬預朝獻明年奏三大禮賦表云用行年四十載矣當強仕之

年官德未定宜其感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莊子養生篇

歡之切故有是句誰能更拘束爛醉是生涯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

無涯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見素

范温以此詩為韋見素趙俛以此詩為韋儋魯言又謂
 集又有上韋左相二十韻自系曰見素未知孰是若從
 范氏趙氏說則此詩當題曰左相若從魯氏說則此詩
 當題曰左丞按唐書濟本傳稱天寶中授尚書左丞見
 素乃倭之子襲父爵鼓城郡公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
 書代陳希烈為相明年安祿山反又明年從幸蜀次巴
 西詔兼左相子侗鄂位至給事中孫觀為尚書左丞致
 之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
 十有九歷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年獻
 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
 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瀾州陷賊中肅宗至德二載
 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當是時房
 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傷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為賊所
 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貶甫為華州
 司功甫况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為山東之遊遂作
 此詩詳韋左丞明已無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
 句何時一樽酒重与細論文
 蓋謂此行為尋李白故也

紉袴不餓死

紉胡官切素絲也袴舌故切脛衣也班固傳序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繡紉袴之間非其所

好也東晉玄居釋凝客雜丹墀步紉袴之童東野垂白顛之叟

儒冠多誤身

紉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隘

唱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一絕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用蓋有激

而言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軍功取封侯其子罕自強得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覆甲出戰皆寂寥不用以此

誤身者多矣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鬪儒又送楊判官曰儒衣山

鳥恠者皆以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蓋軍國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恠駭用以此時唯以文儒為務得不誤身乎記儒行篇冠章甫

冠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也易師貞丈人士口前爻單于曰爻天子我丈人行又王邑請刀質各稱賤子後從從樓樓傳士邑居尊下稱賤子

禮表具陳茲啓甫昔少年日

少一作妙早充觀國賓

二十五五年嘗預京兆唐貢易觀卦觀國之光利用賓十王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賈捐之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自有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所識

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无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語言妙天下觀文帝典論傳武仲下筆不能自休曹植

下筆成章孔文奉表賦料揚雄敵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賦甚麗雄心壯之每作賦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賦詩有子建親世說魏文帝嘗令弟東阿

常擬之以為式乃作甘泉校獵河東長楊四賦王曹植七步成詩植字子

建余謂甫以揚雄之賦與己相敵以子建之詩但親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

李邕紅都人唐新書用少負不自振客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

往見之初邕既冠詣李嶠求見秘書嶠曰秘閣乃卷豈首假可窺未

幾嶠警問與篇了辨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拜左拾遺宋璟劾張昌

宗邕立陛下大言曰曠諫社稷大計當聽后色解可擢奏邕久外入

朝人傳其眉目夔與至平陌聚觀中王翰願下隣作同王翰并

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擢多名馬家有妓樂喜詩酒文士祖詠杜華

嘗在座即度張加正偉其人厚遇之入登臺閣一時傑人憂溺謂唐

李邕有才名後進相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褻觀傳其眉目有異唐

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

居使汝與王翰為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出士大夫

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此也左氏昭公三年子先卜隣矣

謂頗挺出一一作特立登要路津古詩云何不策高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擬特

去律者衝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清

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清則拘於俗既清且要乃為美官甫方召試

文章以清要自期必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
 寥寂不獲致君与澤民也隱論者隱逸之士也南州不見於用辭阿
 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如林類之行歌拾穗必為隱論之徒非誤矣
 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蓑之徒亦若此尔夢弼按列
 子天瑞篇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注古之隱者也後漢方術
 傳解奴辜張貂皆能隱論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上一曰神仙二曰隱
 論類延年詩立俗流說神仙 騎驢三十載 公有詩云迎口東
 恰隱論鮑昭詩孤賤長隱論 風騎蹇駟旋呵援
 手東粘鬚洛陽无限丹青手還有工夫尺得无三維遂依了美騎駟
 醉后詩舊集不載後漢尚胡駟駟入市昔阮籍騎駟到郡任彦昇詩
 結載三十載陶淵 朝陽遙切早也
 明詩閑居三十載 扣富兒門 扣去句苦假二
 切擊也。鮑昭詩結文 暮隨肥馬鹿殘盃與冷炙 炙之夜切
 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肉也顏氏
 家訓君子无故不徹琴瑟惟不可令有私蓄見役動買外
 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漕之况尔曹乎 到處潛
悲辛 駟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駟而已昔李
 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客不用賞為華陰令
 所辱令致對云曾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与吾走馬華
 陰縣裏不許我騎駟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駟甫既辭何西尉
 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二十六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京華
 者言京師極繁華之地當春月相追逐繁絃脆管无処不有甫獨旅
 棲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之門擊刺求見暮則隨其後聖為
 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雅麈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曰炙冷炙謂

伯炎也甫既貧賤糊口京師貴游薄之持
我以殘孟与冷炎深使人暗地抱悲酸也
主上頃見徵歎然欲

求伸
數許勿切疾貌易係辭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青冥却垂翅踏踏無縱鱗
鄧切踏徒孟切失勢兒主上肅宗也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歎然如屈
雖又執事志欲求伸當此之時謂得所施為遂上疏論房瑄不宜罷不
期貶華州司功謂如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曰魚可以縱擊今反
踏踏蓋傷其得罪也矣海賦踏踏躡躡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平若

巨魚縱
其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
大聲

句新竊效貢公喜
前漢王王曰字子陽与貢禹為交世林王陽
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標絕交論王陽登則

貞公喜罕生新而因于悲按集有
難甘原憲貧
莊子讓王篇原
曰徒懷貢公喜又曰貢喜音容間

室或以生草蓬戶甕牖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紡子貢乘大馬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屨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无財謂之貧季道而
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焉能心

怏怏
能一作知怏於亮切不足也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
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高帝紀心常怏怏韓信傳

居常戰戰顛顛師
古曰志不滿也
祇是走踈踈
踈七倫切踈
踐行走兒
今欲東入海即

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
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大華西連
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

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亦曰終南迴首直渭濱常擬一飯報范曄傳一飯之德必償孔融傳一飯

之養必報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况懷辭大臣丈人大臣皆指辜文也辜大與南相厚善而知用為真率

故有拾遺之權當此時喜得辜推引故效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識使臣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祗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鄉也韓信既滿為淮陰侯常快快不樂意在怨君南則不然跋險奔走之狀山東馬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南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南既適東必

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南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弃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賊風心不忘君一飯之因嘗欲如靈輶之報旨子况辜文白鷗波浩蕩

之知甫豈止一飯乎其去之之義為如何耶白鷗波浩蕩

非是蕩然浪切浩蕩廣大兒南越志鷗水萬里誰能馴

鷗也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日風至乃去萬里誰能馴

韋文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无懷思乎雖然如是甫之无官守言其進退綿綿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奉留贈集賢院崔子一學士 休列

昭代將垂老昭明也代乃世字諱太宗諱途窮乃叫閭昭

言叫天子之閭而愆之也公時奏三大禮賦投延恩廳按唐百官志朝堂西廡青廳曰延恩丹廳曰招諫白廳曰申寃黑廳曰通元六省

門下四甌東曰延恩懷材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公後進賦西嶽獻
進鵬賦亦投延恩甌揚雄甘泉賦選巫咸芳四帝閭張衡思之賦叫
帝騰使闕蘇芳
觀天皇于瓊宮 **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 公獻三賦而帝奇
文彩動人

主是也 **天老書題目** 按公獻賦之後帝命宰相召試文章天
老指宰相也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

其一曰天老天老授天籙宋筠注天教也黃帝天老授焉張衡應問
曰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引帝王世紀曰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者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天老黃帝相也李白鳳皇臺置酒曰明主越羲軒天
老坐三台公試文初尉西河再命率府上西嶽賦曰臣杜陵諸生國

家有事於郊廟幸得奏賦待 **春官驗討論** 春官指禮部也公獻
制於集賢試文章再降恩澤

賢院而春官考之也按集有云集賢 **倚風遺鴉路** 鴉與鷓同倪
李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是也

公言倚順風而往矣反遭回風而遺失其所往之程路此南以喻
不由於科第以進身也左氏僖公十六年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 **隨**

水到龍門 謂龍門但隨水到之而已不能過也此南以喻因奏賦
待詔集賢院而試文章也龍門在河中府三秦記龍門

魚上則為龍不上 **竟與蛟螭雜盜無甞燕雀喧** 孟一作堂無一
則點額曝腮也

而不過則猶蛟螭也遺躋路而不 **青真猶契闊** 一作青真
進則不免為燕雀之所喧笑也

厲不能翻 尉公以文采動人主矣意其遂騰踏進用止授西河
尉不行改右衛率府兵曹而已此公所以嘆也

儒

術誠難起

公夙是時武吏見遇而傷儒冠之誤身也

家聲庶已存

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有

詩云名家異出杜陵人是也

故山多藥物

故山指襄陽之岷山也公先本襄陽人徙河南鞏縣其在長安則居

于杜陵襄陽至鼎州无三百里

勝槩憶桃源

桃源在鼎州陶淵明桃花源記晉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忽逢桃花林

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者異之捨舫復行豁然開明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為設酒食停數日辭去既出遂不復得路

欲

整還鄉旆

甫既不見用遂有歸故山採藥之興也

長懷禁掖垣

懷謂思念集賢院崔于二李士

也李士院在禁中禁中有東西兩掖掖垣乃禁墻也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甫獻三賦大禮賦

醉時歌

酒古人所禁唯天子燕諸侯則曰不醉無歸竹林七賢或為困飲或為多飲大抵賢人不遇則

寓意于酒以自遣適而已故曰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唐書

天寶九年國子監置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領生徒為進士者鄭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紛

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子置廣文

出身二公常謬稱述故有是句

館以居賢者今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
度乃就職久之兩壞無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園子
館自是遂廢在官
貧約其營如也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

臺一作華衮者衮同也言衮同无別

之甚也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二曰殿院三曰察院掌糾正百官之罪惡省有三一曰中書省二曰尚書省三曰門下省臺省清要之職今也賢不肖无所甄別使小入得以衮同而登之是以鄭虔取与之並准孟甘心居乎冷官按唐書玄宗致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而以官冷言者蓋玄宗窮兵於遠不留心於經術其後官解頰頰萬吹國一由是遂廢故曰官獨冷也

紛紛厭梁肉

前從朱邑傳飽者甘糟糠糞餘梁肉肉晉傅咸曰今之賈賤皆厭梁肉

廣文先

生飯不足

飯甫遠反餐也甲第謂楊貴妃兄國忠賜宅京師以甲乙丙丁次第也國忠之進特以妃寵而辭高祿厚

屢反乃貧約不足於飯詩刺秦食蓋謂此也按徐堅曰宅一曰第從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爲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比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后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先生有道出羲皇

羲皇謂伏羲氏也晉陶潛傳言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德尊一代嘗臧

才一作文一作所談
屈宋謂屈原宋玉也

軻

軻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反接軸車也一曰軻軻失志也楚辭七諫篇然軻軻而雷滯軻或作坎軻或從土又同

古詩坎坎多辛苦注不遇也

名垂萬古知何用

自古有才之士得道者寡矣由之勇賜之辯非无才

也語其得道則未也今慶才過屈宋而又道全德備惜夫坎軻不得志而去果何益哉

杜陵野客入見

嗤

杜陵元帝紀在長安南五十里後漢志京兆杜陵杜預曰故唐杜氏也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今万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陵有云杜田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言近京也杜陵有南北杜皆名家故公詩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是也

窄髮如絲

窄一作空一作被褐奈短一作短褐身窄褐毛褐之衣賤者所服被褐短褐言貧約衣不掩脛也老子七

日糴太倉五升米

太一作泰日糴言无宿儲也太倉陳腐之米其質廉賤者曰食

時赴鄭老同襟期

鄭老指慶也同襟期謂加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文士

十章並主人被褐懷玉五升言食指寡足知其貧不能贍養僕夫故也甫有二子一曰宗文二曰宗武并妻共四口借曰人食一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何以異於齊人之貧哉前漢食

范張雞黍之會也江淹傷友賦固齊術而共徑豈異神而同襟期說碩顯嘗以酒勸周顛不受因移勸杜曰詎可棟梁自遇周得

之狀然自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志形到爾汝

為襟期也

傅林衡有逸才與孔融依尔汝交時衡年二十餘融年五十痛飲真吾師真一作直朋友有通財之義故

得錢即相覓甫有詩云賴有數司業時上與酒錢是也不復疑者

不以妻子掣肘有嫌疑也甫與度相善稱汝稱我索於形骸之外

其相忘如此相忘無老少長至若度之痛飲真令甫北面不可不

屈服也故曰真吾師也世說王孝伯云伯得嘗无事痛飲讀萬卷

可稱清夜沉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一作簷前細

沉言又寂也入寂兩細益不發動酒與耶簷花乃簷前伯覓高

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花為簷前之花因夜雨而落也

歌有鬼神言歌声之幽怨也焉知饑死填溝壑左氏昭公十一年傳擠于溝壑

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饑死前漢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饑死

溝中耳沒賢傳臣自以為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前漢

相如鼓琴卓文君好之夜奔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致酒舍

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親滌器於市中

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王莽時劉歆甄豐自為上公莽既

事而豐子尋斃子荼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荼四裔辟所連及便

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微使者來欲收雄雄忠不能自免

迺從閣上自投下殺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

其故延劉棻嘗從雄李依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涼師為之

語曰唯寂漢自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晉陶淵明字元亮或云名潛字

吏白應東帶見之潛或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
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兮辭予謂先生指度也以相如之逸才尚
且噤器賣漿以揚雄之善奇字不免投閣自殺古人不遇如
是何獨我輩哉是以甫勉度賦歸去來欲其弃官而去也

茅屋荒蒼蒼吾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上盜跖俱塵埃

不須聞此意慘愴慘七咸切戚也生前相遇且銜盃石田

乃沙石之田其田最瘦陶淵明歸去來辭云田園將蕪胡不歸
雖貧尚有饒田可耕有茅屋可居何必效子雲仕於亂世以陳
閣之禍况儒術遇用武之際不足負詩如孔子号為真儒終以不
遇老死于行盜跖橫行天下膾食人肝其善惡雖不同而死朽化
為塵埃則一人生天地間浮名淨利皆不足慕要之歸終一死
生前相遇日以酒同遺適真他不足慘愴區區然以為憂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橋在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名園依綠水

野竹上青霄北山移文于青霄而直上谷口舊相得谷口鄭子真與王鳳

也王貢傳京谷口有鄭子真修身自保王鳳以札聘子真不屈揚子
法言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山宜其
淵豈濠梁同見招濠梁以莊惠而喻甫之陪廣文也莊子至樂篇
其淵濠梁與惠子遊濠梁之上莊子曰儷魚出遊從

容是魚 平生爲幽興爲于 未惜馬蹄遙薛道衡效今體詩 一去无消息何能

惜馬蹄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章一作重非食貨志木千 章類師占曰大材曰章 卑枝

低結子接葉暗巢鷺鮮鯽銀絲鱠香斤碧澗羹翻疑

拖樓底拖徒可切 正船木也 晚飯越中行越地盛有斤魚行船中多 煮斤鱠魚故甫有是句

萬里戎王子趙子擦曰戎王子說者以爲月支花名或曰本 趙日華子云獨佑一名胡王使者煮當是此類未詳 何

年別月支支章移切国名張騫傳匈奴破月氏王注月氏西域大 国也氏音支匈奴傳西胡強而月氏盛後漢西域傳大

月支国居臨氏城去洛陽万六千三百七十里初月支爲匈奴所滅 遂迁於大夏最爲富盛諸国稱之皆曰貴霜王其故号大月支又旁

南山北波何行至莎車爲南道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支 異花開絕域滋蔓接清池漢

使徒空到趙子擦曰張騫使西域止移胡桃石榴首 宿而不移此所謂戎王子是爲空到矣 神農竟不

知趙子擦曰言此絕域異花不載於神農本草也或曰月支西域国 名何將軍嘗征西域禽其王子歸朝傳其地花草數種故他語皆

異花雖張騫之至博望神 露翻兼雨打打徒徒切擊也 開折漸離披

漸舊作日宋玉九辯白露
下百草兮掩梧楸以離披

旁舍連高竹 踈籬帶晚花 碾渦深沒馬 渦鳥禾切 藤

蔓曲垂蛇 垂一作藏 詞賦工無益 無一作何 山林跡未賒 盡拈書

籍賣 廣韻指取物也 來問爾東家 何將軍雖武人家藏書籍多故甫欲依之以就

其子曰家語孔子東家亡也邴原傳曰原遊季詣孫松松曰君鄉里鄭君父子者之模範也君乃舍之所謂以鄭君為東家亡也原曰君以僕為西家愚夫耶

剩水滄江破 剩通作賸 殘山碣石開 殘山謂假山也滄江碣石山水之雄者也言何將軍山林

之樂分得滄江碣石之真趣也 綠垂風折筭 紅綻雨肥梅 銀甲彈箏用

李義山詩十一季彈冠銀甲不曾卸 金魚換酒來 魚一作盤阮孚為常侍以金貂換酒 興

移無洒掃 洒色賣切掃素報切又皆如字讀 隨意坐蒼苔

風磴吹陰雪 磴丁鄧切石梯之道也 雲門吼瀑泉 瀑薄報切又滿木切瀑布水流也

酒醒思臥簟 衣冷得裝綿 得舊作欲 野老來看客 言少有人到也 何

魚不取錢

言魚之賤也

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

棘一作棟霜似切木名

茵陳春藕香

本草茵陳部茵陳經冬不死因舊而生

故脆添生菜美

言生菜生而得茵陳春藕愈添其美也

陰益食單涼

言鋪食單於棘樹之

下陰益其涼也謂之益則山中已涼矣

野鶴清晨出

作至

山精白日藏

言地僻也

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聞其声千歲蟾蜍食之

石林盤水府百里

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

過古禾切經也

走馬定昆池

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与長盛公主竟

起第舍以俊麗相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定昆池廣袤數里

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池故名定昆池言可抗抵之也朝野僉載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

醉把青荷

葉

青荷葉不並也

狂遺白接籬

白接籬巾也晉書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豪族習氏園池置酒輒醉名之曰

高陽地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酌

刺

船思郢客

刺十亦切穿也郢楚都也楚人善操舟

解水乞吳兒

乞立既切與也吳人善游泳南人謂北人為捨父北人謂南人為吳兒此常語也 坐對秦山晚江湖興

頗隨 秦山即秦嶺在號州關鄉縣南周回三百里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

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羅幃涼月白紛紛

幽意忽不愜 謂欲歸也 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 住一作注水住言水

欲駐也 回首白雲多 一作雜花多 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

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顏延年和謝監詩朋好雲雨垂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 東橋第五橋也訊者問以言也言欲重過主人所以託為問訊其竹

而報許之也褚炫詩問訊南巷士 倒衣還命駕 倒衣為聞報而欲往急命駕也詩齊風顛倒衣裳晉曰安服葛

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十里命駕 高枕乃五簷 王人尤問故客至則安之若五簷也陶潛詩五簷亦愛五簷 花安

鷲捎蝶 安吐火切安也謂花枝帖安之際而有鷲捎掠於蝶也 溪喧懶趁魚 謂溪聲喧沸之中而

有懶趣逐於魚也重來休沐地休沐言休息真作野人居

山雨樽仍在王彥輔曰詩人張詠與人遊山飲宴值兩酒肴散失惟存樽瓶沙沉榻未移

樽與榻皆前日所設樽在而榻未移又見將軍之好客也犬迎曾宿客鷄護落巢兒

師古曰犬迎客鷄恐犬害其子故護之此十字句法也雲薄翠微寺翠微寺正觀十二年

太和宮也天清皇子陂十道志皇子陂在万年縣西南二十五里陂比原上有秦葬皇子塚故因以名之按集有

贈鄭虔詩皇陂岸比結愁亭是也向來幽興極步履過東籬

落日平臺上梁孝王傳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

梁東北窮宮所在也顏師古曰今其城東二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外寬博世俗云平臺也春風啜茗時石欄

斜點筆置硯於石欄之上也桐葉坐題詩題詩於桐葉之上也翡翠鳴衣桁

桁協下狼切屋橫木也沈約詩日色下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一作自逢

來往亦無期言平臺上地辟靜翳翠蜻蜓皆馴自今幽興已熟是以往來无期刻也

頗恠朝叅懶應耽野趣長兩拋金鏤甲苔臥綠沉槍

甲言金鑲謂以金線連鎖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沉沫其柄也甲弛於兩槍卧於杓有以見將軍偃而不用倦於朝矣也可知矣北史隋文帝賜張蕭綠沉槍甲獸文具裝蔡珍詩金甲耀日光

待頌植以蒲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陶潛傳夏日虛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判年謂半年也蹉跎暮客色楚辭驥垂兩耳

今故蹉跎廣雅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日一作路歸山買薄

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言未霑微祿此為布衣時也今言四十歲方奏三賦召試文章

故此言沽祿買田恐不遂意亦欲歸老山林也

戲贈鄭廣文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繫一作置非劉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歇鞍高上巔醉

則騎馬歸則樊作即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輒醉時有兒童哥曰日夕倒載歸酪酩无所知時二能騎馬倒著白接離

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作四一坐客寒無氈氈請延切席也按唐

書鄭虔傳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載坐客寒無煙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後僕舟馳夷能作旄纒晉只隱之有清操爲太常以竹籟爲屏風坐無纒帶賴有蘇司業類一作近時時與酒錢與作乞乞上既切與也按虔始爲廣文館李士生嗜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訶怡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僞署後竄扁坐免官故至貧窶推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與之甫集有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謂此也

投哥舒開府翰三十韻

可哥舒翰其先蓋突厥施莫長哥舒部之裔也

今代麒麟閣

漢武帝獲白麟遂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宣帝甘露二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等十

一人於

何人第一功

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爲第一

君王自神武

君王謂玄宗也

漢刑法志高祖躬神武之材摠覽英雄

駕馭必英雄

只志張昭曰吾君能駕馭英雄

開府當朝

方宗即位自負神武好開邊境

駕馭必英雄

之士以爲將帥哥舒翰於天寶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將校參謀甫意哥舒特

膺帝眷必立大功爲當代麒麟閣第一人有如漢之蕭論兵邁古

風先鋒百戰在

戰一略地兩隅空

略地一作妙略略取也兩隅空謂北征突厥西

伐吐蕃也翰嘗攻吐蕃石堡城遂以赤嶺為西塞

青海無傳箭

胡人每起兵以傳箭為號或曰守城之法更夜

傳箭以警其睡也青海軍中夜傳箭以守無傳箭言无警也翰嘗築城青海上吐蕃攻破之移築於龍駒島而吐蕃不敢近青州十三州

志臨羌縣西有卑禾海謂之青海

天山早挂弓

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為祁連今鮮卑語然祁連山在伊州

一名雪山挂弓言休兵也薛仁貴傳

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廉頗仍走敵

謂敵既竄走畏翰之威如

良廉頗也史記本傳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擊燕封信平君

魏絳已和戎

謂戎來求和感翰之德如

感魏絳也左氏襄公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既而鄭人賂晉侯以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戎八年之內九合諸侯如樂

每惜河隍棄

河隍

乃河曲禁隍以備寇也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如河隍江

新兼

峒間王忠嗣守河隍為寇所敗惜其弃之已久未收復也

節制通

輔天寶十一載冬入朝呈攻守計十一載春進封涼國公兼河西節度使蓋以河隍之久弃欲得翰收復之故使之

節度河

智謀垂矚想

方謀復河隍而為帝所系想也

出入冠諸公

翰既建節而出

明年遂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此言收復開拓之功也按翰傳云攻破吐蕃共濟收

黃河九曲以其地置洮陽郡此所謂日月所臨持低秦樹乾坤所包特繞漢宮

胡人愁逐北

謂翰之威武胡人愁

其攻逐而敗北矣漢書音義師收曰北按翰本傳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翰乃使王誰得揚景暉設伏東南山谷蕃以五千騎入塞放馬褫甲將就田翰自城中馳至慶關虜駁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无還者

宛馬又從東宛於爰切國名謂胡

人既以敗北畏翰之威復以宛馬來歸獻也此皆援以為喻以美翰為言非所謂真獻馬也按漢武伐大宛得天馬乃作歌曰天馬來歷无草徑千里循東道阮籍詩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受命邊沙遠**邊沙一作軍摩邊似指河西以翰嘗為河

西節 **歸來御席同**言翰復何隍功成而歸寵宴之盛也 **軒墀曾寵鶴**言朝之

如衛公有乘軒之鶴也左氏閔公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或者曰

按杜預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夢弼謂公借用之非為病也言帝得翰有如文王卜田而得呂望也 **改獵舊非**

能太公六韜文王將田卜曰將大得焉非龍非龜非虎非龍 **茅土**光得公侯天賈攸師乃田於渭陽卒見太公載與俱歸

加名數言翰進封西平郡王也天子大社封五色土為壇凡建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受

其主他如其方色加以白茅授之歸國以方視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繁黃取王者慶壽四方茅其爵位輕重而為之名數也左氏

傳名位不同 **山河誓始終**漢高帝即位封功臣為之誓曰使黃

禮以異數 **山河誓始終**河如帶太山若砥國以求存爰及苗

裔於是申以冊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作十八侯位次杜業約說曰陔後功臣亦皆爵封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功亡以顯其功賞

亦不策行遺戰伐遺棄也言翰以計謀用契合動昭融昭

細矣言帝之哲鑒也翰之用謀與兵不假戰伐故云遺也功之高出乎天也交

帝意合故能聳動於帝也言翰以無義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

親氣槩中感乎人也未為朱履客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已是白頭翁是一

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史記春申君傳趙使欲已是白頭翁是一

甫自言未為翰之上客而頭已壯節初題柱甫自謂壯節有題

白矣惜乎不為翰之眷遇也柱之志成都記壯節初題柱甫自謂壯節有題

北七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生涯獨轉蓬莊

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後果以傳車至其處王孫不歸來綠生涯獨轉蓬莊

養生為吾生也有涯古幾年春草歇甫謂未能歸故鄉也古詩

樂府詩為客若轉蓬王孫不歸來綠生涯獨轉蓬莊

樂元帝詩况看春草歇王孫不歸來綠生涯獨轉蓬莊

謝靈運詩春草亦未歇王孫不歸來綠生涯獨轉蓬莊

徑路直延所窮輒慟哭而反顏延年詠軍事留孫楚此言甫參

行

間識呂蒙

一作將軍拔呂蒙。行戶即切行伍也。此言翰識甫於微賤有如呂蒙也。吳志呂蒙傳蒙字子明少

隨鄧當嘗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因校尉表雄自首承間言於孫策

策奇之引置左右又孫權傳權字仲謀權遣趙咨往使魏主問曰

吳何等主咨曰聰明仁知雄略之主問其狀咨曰納

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

防身一長劍

一作防身有長劍一作腰間有

長劍楊子吾子篇劍可以愛身

將欲倚崆峒

一作聊亦倚崆峒

崆峒山在岷州之

西正當吐蕃所入之道甫將欲倚劍崆峒從翰守節鎮

也荆楚故事宋玉大言曰弯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麗人行

劉向別錄有麗人歌賦故甫因之作麗人行觀衛詩以碩人美莊公與申后蓋取其碩美之德

今公此詩以麗人名篇豈非刺貴妃姊妹之徒以麗麗之色而齊麗麗乎按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為一犢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馬於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為嚼轅組綉為障泥共會於國忠宅將同入禁中炳煥照燭觀者如堵

三月三日天氣新

韓詩章句鄭俗三月上巳於素滄兩水之上秉蘭祓除沈約宋書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

上巳晉束皙曰周公成洛邑因流

長安水邊多麗人

長安古雍州地唐開

元中都人遊賞於曲江莫盛於中布上巳節此三月三日所以水邊多麗人也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

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

繡一作畫古樂府云被服羅衣裳南都賦暮春

之觀元巳之辰男 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

古樂府羅敷行

女姣服絡繹繽紛 翠微盍葉垂鬢脣

微一作為盍一作奇盍葉一作奇盍葉婦人

婦緣步搖詩珠花繁翡翠寶葉間金瓊 皆後何所見珠壓腰

袂穩稱身

袂一作被一作襟皆非也袂居業切又其輒切鄭玄注禮記云交頌也謝任伯謂袂當作板其間切爾雅

又曰袂謂之裾郭璞云衣後裾也稱冒孕切宜也予謂腰袂即今之袂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此皆形容麗人顯貌衣裳服飾之盛曲

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謂鋪設幕次如雲霧之垂也右指貴妃姊妹兄弟之嬌盛也西都賦

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漢宮儀曰皇后稱椒房取蕃實之義詩

朱注殿上賜名大國號與秦之號國乃八姨秦國乃大姨並承

恩出入宮掖

紫駝之峰出翠釜

峯一作珍此言飲食之美至珍矣駝謂秦駝其脊上有一肉高如峯然其

味最美也西陽雜俎衣冠家名食有將軍曲良翰能為駝峯文王續遊北山賦慕翠釜而出金精

水精之盤行

素鱗

後漢西域傳大秦國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傳奇集正觀中許樹叢遊洞口詩不假用梯躡雲漢水精盤冷桂花

犀筋厭飲久未下

西陽雜俎安祿山恩寵莫比其所賜有金平脫犀頭匙筋韋琳鉅表遊厠飛筵猥領

鸞刀縷切空紛綸

空一作坐縷切言切膾如絲縷之細也詩信南

山着節執其鸞刀以啓其毛住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正義曰鸞則餘也公羊傳鄭伯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肉之刀鑿有和鋒有

鸞其制二鸞在鋒聲中宮商三和在鑼聲中角祉羽故先儒釋禮器謂宗廟必有鸞因者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而後斷割也西征賦饗人縷切鑿刀若飛鷹

黃門飛鞚不動塵 鞚口送切馬勒也謂鞚勤其馬疾如飛也黃門

謂中人之使者也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後漢百官志小黃門闥通中外及中官以下衆事又有黃門長中黃門

也明皇雜錄魏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騮使小黃門為御紫騮之駿健黃門之端秀皆冠絕一時鮑昭擬古詩飛鞚越平陸御厨

絲絡送八珍 絲絡一作駱驛甫言天子籠予之隆也絲絡謂天

塵下句言送八珍乃知慎護天子所賜不敢有動搖也或謂尚膳貴嚴繫故以羅綺絡繹護之也按集有往在詩亦擗櫻桃枝隱映金

絲籠是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珍謂洵熬淳母炮膠炮并擣珍漬熬肝膋也

簫鼓哀吟感鬼神 鼓一

潘岳金谷園詩簫管清且怨日宴賓從雜還實要津 從才用

也還火合切逾也此譏其男女採雜也要津謂顯要當權之臣也魏文帝與吳質書輿輪徐動實從無聲劉向傳雜還衆賢古詩先據要

路**後來鞍馬何逡巡** 逡七倫切退也鮑昭詠史詩賓御紛紛馳沓

而不敢進頭師古曰逡當軒下馬入錦茵 軒一作道茵褥也言

巡謂疑出而卻退也 其氣勢洋洋然旁若無人也 楊花雪落覆白蘋 覆敷救切蓋

首按按後頭上花落狼藉覆地也或曰後漢孝文帝尊宣武靈皇后胡
 先華為皇太后後臨朝攝政淫亂幸揚白花以竟言之則曠為正而
 楊花為邪言覆白蘋者欲掩其惡也此詩托意為刺焉氏作柳子厚
 有楊白花詞云楊白花風吹度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江千
 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
 漸城鷓起孟黃子美之詩意也
青鳥飛去銜紅巾
青鳥為西王母取食者也
 紅巾婦人之飾所以覆食者也青鳥銜取之以賜觀宴者山海經三
 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引首棲息於北山
 也相如大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
 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指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頭鬢然白
 首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山北漢武故事七月七
 日上於承華殿忽見一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
 朔曰西王母降
是夕王母至
炙手可熱勢絕倫
作世
慎莫近前丞相嗔
近一作向炙手可熱言勢熯之熏灼也丞相指楊國忠也貴妃用事
 其兄國忠為丞相勢熯熏炙中外觸之者即為齏粉故南所以成當
 時十大夫無為機切其黨以取禍害也按唐書國忠本傳時國忠代李
 林甫為相盛氣驕悖百察莫敢相可否又天宝故事國忠與虢國夫人
 書會遊集無復禮度時與虢國並誓入朝揮鞭走馬以為戲謔衢路觀
 者无不駭歎後漢相帝時童謡曰春梁之下有豨鼓我欲擊之丞相怒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

高適字達夫渤海人少落魄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
 皐奇之奉有道調封仁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武威郡節

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是時甫送
以此詩從翰入朝翰盛稱之於上前拜適左拾遺祿山
亂適佐翰守潼關翰敗適走行在適年五
十始留意為詩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之

崆峒小麥熟

崆峒苦紅切峒徒紅切西方山也唐志安定郡保定
縣有崆峒山梁史寰宇記禹迹之內山名崆峒者

有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其一黃帝問道
之所則專主以州梁縣翰先為隴西節度副大使天寶十一載兼河
西節度使破吐蕃等城收黃河九曲以其地置臨洮郡則此詩所謂
崆峒指翰所在也又寄適詩云主將收才了崆峒足凱歌其意蓋同
也又贈田判官詩云崆峒使節上青霄時蓋謂翰入奏也壯遊詩云
崆峒殺氣黑則指明皇用兵汧隴比黃帝也史記黃帝代神農氏諸
侯有不從者從而伐之未嘗益居東至海西至崆峒韋昭注在隴右
九域圖志岷州和政縣有崆峒山按爾雅崆峒字又作空同漢桓帝
時童謠歌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与姑丈夫何在西擊胡

主將焉用窮荒為

公指高適也主將指哥舒翰也是時吐蕃
入寇玄宗遣哥舒翰鎮武威西北地寒時

且願休王師

且一請公問

晚小麥熟是五月之時玄宗開元初用張九齡為相天下安平遂貪逸
功開拓土地致有吐蕃之憂穀麥者民之司命今麥正熟願休兵使邊
民得收獲小麥是為生民之本請高適問主將哥舒翰何用窮荒之
地與師勞民俾民不得獲麥乎且夷狄之地乃窮荒所在譬如石田
不可以耕豈得其地果何益哉此甫以忠言諷之也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

此公以
鷹喻高

適也魏國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

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鳥飢

則為用飽則揚去布意乃解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

兒 鷹之為用可飢不可飽飽則飛去得一兔劍一鼠得一禽飼一雞

微其官使之發激立功而後加以高爵重祿鷹不飢不肯側翅以隨

人高適官不薄亦不肯隨哥舒翰往武城此必然之理也幽并二州

逼近羌戎其俗多游俠之士皆習鞍馬馳射高適本儒生今能跨馬

連翻出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

辭 按王蔡切擊也謂適以封上尉不得志云是以碎捶楚之刑矣此

謂唐時參軍簿尉受杖責也按韓愈寄三季士詩云判司卑官

不且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笞身

滿卷不之唐之參軍簿尉有罪即加撻罰如今之胥吏也明矣及觀

唐代宗命判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上杖貶奏充參軍簿尉乎

借問今何官 借問今何官音戴而不撻事也武威郡在漢故匈奴休屠

如字 **觸熱向武威** 程曉三伏詩今世穢能子觸熱向人家集韻

王地武帝太初四年開前涼張軌後涼呂光北涼沮渠蒙並都

之隋志舊置涼州後周置摠管府大業初府廢在唐曰涼州 **答**

云一書記 云一作言甫問適今已碎捶楚而為何官蓋適之行期

止當五月小麥熟時觸冒暑熱而向武威為翰堂書記

也書記謂掌護兵符
軍機露布之任也
所媿國士知
賈誼傳豫子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人

實不易知
易以岐反輕也范睢傳侯嬴謂信陵君曰入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更須慎其儀
儀一作宜適既媿荷翰以國士禮與之結知甫因戒之曰人相結知不為

易得當小心謹慎無恃材高驕傲於主將則為失人也諺云相識編天下知心能幾人故曰人不
易知
古人於別離有財則贈之以財無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則贈之以言今甫戒以慎其儀乃古人贈言之意也適嘗與李白酒
十年出幕府
李

如參與商

辰參二星不相得各居一方人之離別不獲聚會者以之甫生平既與適少相驩會今又執別如參與商中

安得不悲慘也按左氏昭公元年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遷關伯于商上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迂實沈于大夏主參唐

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蘇子卿詩昔為鸞與鸞今為參與

辰陸士衡詩形聲參商爭音息曠不達

鶻鶻中腸悲 樂府歌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驚風吹 驚風者回鶻也鶻鶻一季千里陳勝云

鶻鶻不得相追隨 鶻鶻安知鶻鶻之志然鶻鶻得疾風吹

嘯其勢高舉遠引彼燕雀之徒豈得相追隨也以鶻鶻喻適甫以燕

雀自譬言恨不得追隨於適而去也阮嗣宗詠懷詩室與燕雀翔不隨

黃鶻飛黃鶻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相連風揚黃塵障翳人目豈宜久居不知歸期當在何日也

太薄隔以山川塵以沙漠蘇子卿詩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謂邊城無冠綽有餘暇早寄我詩篇庶知適之安否也古樂府有從軍詩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 魯舊 因寄高三十五

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勸蔡子先歸○按哥舒翰開府儀同三司得自選幕府士希魯為都尉諫其麾下

天寶十二載冬隨翰來朝明年春赴上都甫時作此詩以送其歸幕府也

蔡子勇成癖

癖謂好畧也如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杜預有左傳癖之義也

彎弓西射

胡射食亦切

健兒盜

健兒一作男英雄記呂布謂曹姓曰鄉

陳琳詩男兒盜當格鬪

壯士恥為儒

如言治天下當用長槍大劍何用毛錐子是也

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

漢高紀謹守成

身輕一鳥過槍

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

雲幕謂大將鋪設幕次如雲

春城

赴上都

赴一作入此言希魯隨翰以天寶十一載冬

馬頭金匣

匣

匣口答切匣作答切匣匣謂金絡頭也古樂府羅敷行青

駝背錦

模糊

謂摸糊或謂以駝載錦而入貢也

咫尺雪山路

作雲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班超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域坦步葱雪咫尺龍沙注八寸曰咫十寸曰尺咫尺者言

不以為

歸飛西海隅

西一作青謂希魯

上公猶寵錫

猶王

上公指翰猶有錫命未

突將且前驅

突將謂希魯當往為前驅以先歸也昔公孫述使延

岑拒臧宮六合三勝因令壯士突
之詩備風伯也執及為王前驅
節度使故云黃河遠也前漢張騫傳白騫
使大夏之後窮何原隱睹所謂昆侖者乎
紀其時真所謂詩史也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陳藏器本草
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兼有寒溫麩熟麩冷宜其然也何謂
以西白麥麩涼以其春種關二時之氣故也以地理志
考之涼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麥蓋土地所宜者也

因君問消
因君問消
因君問消

息好在阮元瑜
時哥舒翰鎮涼州追幕上蔡子先歸二期正
書記故比之阮元瑜在乃存問之辭也按王粲傳始文帝為五官將
及平原侯植皆好文李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
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璩字休連東平劉楨字公幹並相友善瑀本
受業於蔡邕建安中都功曹洪欲使瑀掌記瑀終不屈太祖辟為軍
謀祭酒典論二文曰今之文人魯國
孔文季山陽王仲宣陳留阮元瑜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此篇美哥舒
翰來獻捷也

崆峒使節上青霄
趙子際曰崆峒乃隴右之山名哥舒翰於天
室八載為隴右節度使與吐蕃戰于石堡城

敗之拔其城更號神武軍上青霄言入朝見天子也或曰哥舒為安
西都護辟梁田丘為判官上青霄言爵秩之高也予按北山移文下
青霄而直上翰字解

河隴降王欵聖朝
降胡江切服也欵納次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浩曰雲摩天赤氣也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也言翰總領吐蕃部曲

來降卒地 宛馬摠肥春首宿 死於爰切 国名 首莫六切 宿息六切 首宿草名 此言得吐蕃之馬矣

納款也 大宛最出良馬而吐蕃一帶馬無不善者 首宿所以飼馬耳 將軍只數漢嫖姚 數所矩切 計也 漢一作霍

此以霍將軍喻翰也 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為票姚校尉 服虔曰 首飄搖頻師 古曰嫖頻妙切 姚羊召切 嫖姚勁疾之貌也 荀悅漢紀

字作票鷁 去病後為票騎將軍 尚取票姚之字耳 甫詩今作平声 蓋用從服音也 陳留阮瑀誰爭長 阮瑀比田九也 瑀為曹洪掌書記 故以比田

之為判官也 餘見前篇 好在阮元瑜注 京兆田郎早見招 又田鳳比田九也 三輔决錄 田鳳字秀宗 為郎交儀

端正入秦事 靈帝目送之 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 麾下賴君才 麾下謂哥舒旌麾之

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下也 漁樵甫自謂也 此言哥舒麾下

賴田君之才 與諸俊並入甫可无意而甘心於漁樵乎 甫冀田判官有以薦之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鮮相然切 鮮于復姓也 鮑文虎曰 鮮于仲通也 唐書

紀十年 書劔南節度使 鮮于仲通及雲蠻戰于西坤 何敗績 不見其為京兆 豈先為京兆 耶 豈以節度為京兆

耶 唐開元以來 在位無鮮于姓者 詩有鮮于萬州 乃其子也

王國稱多士 詩文王篇 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 賢良復幾人 王者之國 號多士矣 而賢良无

幾異才應間出一作出世爽氣必殊倫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

所以美乎鮮始見張京兆前漢張敞傳穎川太守黃霸始以治

于京兆者也東相敬守京兆尹宜居漢近臣調鮮于以賢良而驊騮開道路喻

會遇之榮也穆天子傳鵬鸞離風塵離力智切去也喻侯伯

知何算文章實致身京兆尹古之侯伯也今鮮于曾中蘊畜

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子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

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脫略蟠溪釣尚書中

之下不可騎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操持郢匠斤此言鮮于之有漸也莊子徐无鬼

其泥得玉璜石罅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雲霄今已逼鳳穴雛皆好

更誰親言必見擢用為三公也上公應天上三鳳穴雛皆好

此美鮮于之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皇自歌自舞見

則天下安盜東京有崑崙山產鳳皇說文鳳皇出東方君子之國過

崑崙帝位砥柱濯羽弱水暮宿用允蜀麗統號鳳雛晉陸雲幼時與抱

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古樂府隴西行鳳皇鳴啾啾

一田將九龍吳競樂府解
題云風將離漢出曲名也
龍門客又新
言鮮于門下皆賢士也後漢李膺字元禮拜司

隸校尉膺性剛亢無所交接以名自高唯以同郡
荀淑陳實為師友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義聲紛感

激
言鮮于之義聲有似感激於人多矣劉越石詩鄧生何處數
敗績自逡巡
皆甫自謂也言我得罪退去而不

不獲進依托於鮮于也左莊公十一年傳凡敵大
崩曰敗績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
途遠欲何向

遠一作求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祈向乎
天高難重陳
重儲用切再

劉越石詩弃置勿重陳
學詩猶孺子
孺子一作子夏孺子謂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

過小子之李耳論語嗚貨篇子曰小子何莫李夫
鄉賦念嘉賓

念一作忝鄉賦猶言鄉李
不得同晁錯
晁正作晁馳遙切錯倉故切姓名也漢書本傳

也詩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吁嗟後邾詵
邾乞逆切詵時臻切姓各也晉書李傅泰始中

孝文帝二年詔李賢良文
臣李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
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謂此甫

言雖忝與鄉薦奈何不中第故嘆其不及乎晁錯邾詵也按明皇天
實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
李林甫恐上對詔斥已建言

上皆草草待以狂言亂聖聽請委尚書自試問而無一中程者林甫
因賀上野無遺賢公此詩對詔罷歸公自京兆薦貢而考功下之故

有曰忤下考工第又見元結喻友
文其年公與元結皆應詔而退
言時已過矣則

思隱於山林也
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
長安志唐宮正殿曰令曰元

天子元曰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朔望紫宸日
蓬萊殿橫紫宸殿此韋述常侍兩京記曰蓬萊殿紫宸北
且隨諸

彥集方覲薄才伸
覲凡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待
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

落筆中書堂也時李林甫
為相國命尚書省比目下之
破膽遭前政
下園曰前政謂蕭昺也
陰謀獨

秉鈞
秉鈞謂李林甫揚國忠也甫以上疏雪房琯為當權所疾遂
見斥逐故有破膽陰謀之語詩節南山秉國之均均與鈞同

微生露忘刻
微生甫自謂也
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
益猶論公卿者

神仙之
丹青也
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
言契合在公卿之所又當
恩澤下流之時而反愁餓

死者以見其不
得立於朝也
早晚報平津
公以平津侯喻鮮于京兆尹也甫
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

兆也按前漢公孫洪傳上李賢良洪為李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
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叅謀議身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
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寄高三十五書記 適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按新唐書適年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有一篇出則好事者輒傳 主將收才子 主將謂哥舒翰才子

適也翰為河西節度使收復高適文才之士於幕府為掌書記也 崆峒足觀歌 崆峒龍右山名觀歌皆適為之

辭足者以言其勝之之必也 聞君已朱紘 謂適已增爵秩也唐志紘為四品服淺絳

韓詩章句振旅而歌曰凱 且得慰蹉跎 足慰南渴別之情矣

寄高適 新添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楚詞屈原有招魂篇 詩名唯我共世事

與誰論北闕更新主 謂肅宗即位也 南星落故園 謂南極老人星以美適之壽也

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秋雨歎三首 並平仄二韻換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 時吾兩傷物蓋政淫洪之所致也詩有此

風其涼正月繁霜雨无正風兩所飄搖之作皆刺時政不善也玄宗初用張九齡開元之間治平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亂軍旅數起

故陰陽不和恒雨若也百草爛死言虐政傷物也决明佳蔬也食之能决去眼昏以益其明喻九齡引忠諫諱開其聰明去其昏蔽時林甫進用在上九齡罷黜在下不以不用而憔悴其色故云暗下决明顏色鮮也

無數黃金錢 葉蒨枝花無數不以風雨而摇落喻君子遭患難而節操愈固不凋喪也按神農本草草部决明子

生蘇門川澤間考石决明明同功效故有决明之號圖經云夏初生苗根帶紫色葉似首霜而大七月有花黃白其子作穗似青菉豆而銳也

凉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 凉風以譬刻薄之小人時林甫國忠之徒

擠脂九齡雖九齡獨立自守恐亦不免濁也故有吹汝急難獨立之語

三嗅馨香泣 書生甫自謂也空于白頭言為國家憂而頭白也昔王羲之嘗晉亂終日撫鬚嘆香蠶聲无言時人不

會其意蓋憂晉國之乱故也今甫臨風三嗅傷九齡有馨香之德而為茲人所逐寧不憂思而泣乎論語鄉黨篇子路共之二嗅而作

蘭風伏雨秋紛紛 舊作蘭風長雨長讀去孟王荆公改作俠黃魯直云當作長一作東風細雨今作蘭風伏

雨趙子操曰蘭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蘭如謝靈運所寫蘭暑之蘭伏如左氏傳所謂夏无伏陰之伏也師古曰蘭風謂

所薰之風伏雨謂三伏暑毒之雨皆非能生物者也以喻毒虐之政余謂當以師古說為是

四海八荒同一雲 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四海一作万里此言

普大皆同惟其害也

去馬來牛不復辨 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

俟諸涯之間不辨牛馬濁涇清渭何當分馬童而牛角涇濁而渭清此易辨也陰雨晦冥其河水泛溢牛馬

以岸之遠而不能辨涇渭以流之混而不能分以譬昏亂之出忠邪賢否混淆而无別也按水經注渭首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

北過狄道縣南上邽縣北陳倉縣西武功縣北槐里縣南與滎豐二水合東至高陵與涇水合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開山頭東南經新

南扶風至京北高陵與渭水合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西征賦北有清渭濁涇

穗黑木一作禾非詩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黍宜於高燥稷宜於下濕雨暘得中故黍稷咸宜黃帝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兩今苦雨木頭盡生耳黍稷盡黑故農夫無所望也時林甫為宰相不能變調可知矣按朝野僉載春兩甲子赤地千里夏兩甲子乘舡

入市秋兩甲子木頭生耳鵲巢近地其年大水齊民要術作木頭生耳誤也

農夫田父無消息古者歲不過三日恐妨農時也今農夫田父皆負戈行役過期不反是以田萊多荒也

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詩小星抱城中野米換衾稠王

衾與稠毛萇傳衾被也鄭玄箋稠床帳也相許盃論兩相直

年凶穀踊京城之內一衾一稠總換斗米但得相許何暇論貴賤之價相當與不相當乎玄宗窮兵四夷民貧物貴如此其視太宗正觀

中米計三錢得無埋地耶

長安布衣誰比數

數所矩切說文計也長安京城也唐始都長安布衣深衣也以練布為之長安乃繁華之

地貴遊乘高車駕駟馬甫困於布衣
誰復有比數者言不得備數而已
反鎖衡門守環堵衡門謂

為指堵堵也孟子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環繞其室以為守禦衡門

環堵貧者之居也既不得比數於長安之貴游是以杜門却掃安於

貧賤也按詩陳國風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毛萇傳衡門橫木為門言

淺陋也儒行篇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五版為堵莊子讓

王荊原憲居魯環堵之室丘坐而歌老夫不出長蓬蓬高長展兩切言舊之臣隱

棘也按莊子庚桑楚筓簡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將蓋垣

藩而杜蓬蒿也左氏昭公十六年傳斬艾蓬蒿而共處之趙岐三輔

決錄注張仲蔚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稚子無憂走風雨走讀曰奏調賢路荆棘

無能為國家憂慮但樂禍幸災而已稚子指安祿山揚貴妃養為義

子甫詩有曰稚子敲針作釣鉤是也詩人多以風雨譬患難如風雨

所飄搖之類祿山為將生事邊疆兩聲颼颼催早寒颼颼鵠切

非樂禍幸災而何故云走風雨也胡鴈翅濕高飛難風貌字或

作颼兩声催寒言寒之來有漸警祿山之胡鴈翅濕高飛難比

以物取况也丈夫以道去就者鴈之比也祿山叛衣冠陷于胡者不

可勝數雖欲脫身南來勢有不可譬如鴈以兩多翅濕而難於高飛

也古樂府詩願為雙秋來未曾見白日當是時玄宗幸蜀車駕

民官吏瞻望天子杳無泥汚后土何時乾已出而京城无知者軍

俯息故云未見白日也后一作厚汚汪胡切

獨水不流也言祿山

從化陽長驅而來普天之民咸墜奎炭故云泥汚后土也
也水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方后土何時而得乾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
瑤徵士琅邪王徽

今秋乃淫雨

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此常理也當旱乾反為
舌雨乃陰氣淫洩巨侵君之象也亦雅久雨為淫

月令季春行秋令則
天多仇陰淫雨蚤降

仲月來寒風

立秋之候涼風始至今於仲
月寒風早來陰陽不調寒暑

此故也

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

水氣在天為雲雲行則
兩施公詩云安得誅雲

師今羣木皆居水光下万家皆在雲氣中言水潦張溢雲氣凝結以
喻天下之民咸墜於塗炭也趙子標曰此盛言苦雨之狀也方家一

作万象非是且既言万象則上不應言羣木也莊子雲氣
不待族而兩春秋元命包陰陽之氣聚為雲氣立為虹蜺

行潦

行潦流潦也行者道也潦者雨水
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曰流潦也

九里信不通

師古曰
九者陽

數之極九里至近奈何為行潦所礙雖有所思欲通音問而不能達
况漢東之遠乎趙子標曰指隴西公主徵士之所居為苦雨所隔斷

乃九里不
通之謂也

悄悄素湓路

湓素簡切水名唐天宝元年命陝郡太
守韋堅引湓水開廣德漕西江賦西有

玄霸素湓
湯井温谷

迢迢天漢東

水潦况礙是以素湓之路天漢之東悄
悄无行人迢迢相問隔音問阻絕不獲

相通陝西有澗水漢中郡琅邪郡皆在天漢之東南居西瑯也微居
東時阻於嶽山之亂人皆壘弱是以托意於兩際而思漢中王瑯及
琅瑯工激也何孟括地象曰何精上為天漢隋天文志天津九星一
星不滿關梁道不通晉志曰天津橫天河中一日天漢天漢則中謂
橋之所長安志於中謂橋引三輔黃圖曰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謂水貫都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願騰六尺馬馬一作
凡馬八尺已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騾六尺為馬馬一作背若孤征鴻劃見公
子面劃也公一
作超然權笑同公指瑯也微也劃猶言以刀劃開如披雲霧
君公指瑯也微也劃猶言以刀劃開如披雲霧
飛則意猶遲緩孤飛則欲逐伴而急此乃述其懷思之情至切也
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胡在北越在南雖然如鳥之奮
促於樊籠而不得騁也詩云折柳樊圃樊籬離也時兵革遍天下動
則拘礙无所適從真若局促樊籠之中者也前漢景帝曰局促如轆
下駒仲長統曰此事可遣何為局促南史陽休之不樂典選久曰此官
笑是清華但如吾真賞是樊籠矣一飯四五起
飯甫速飯甫速憑軒心力窮身既局促是以寢食不遑安歟雖一飯之
切餐也切餐也嘉蔬沒溷濁溷胡因時菊切亂也
蓋傷罹亂之世人无所安居有如嘉蔬沒溷濁溷胡因時菊
此也是詩之寄豈真為苦兩作乎嘉蔬沒溷濁切亂也時菊
碎榛叢嘉蔬所以養人爾當秋宜得其時今因淫雨之久蔬爛於
泥塗三爾碎于榛叢以與賢人君子當祿山之亂小人得時

君子賢人困於時政之類奇而失
所也宋玉風賦駭涵濁揚腐餘
鷹隼亦屈猛隼鷹也鷹隼當

秋時宜於擊搏將帥於斯時出力平賊之秋也今乃屈猛蓋言諸將
敗仰是以祿山得以長驅而來也按張華鷦鷯賦鷦鷯志以服養

烏鳶何所蒙烏鳶小民之比也官兵况敗小民為賊式瞻北

鄰居取適南巷翁兩潦阻礙所向不通隴西公王徽士况不

南巷其局促如此以喻諸郡陷于賊土地自廢掛席釣川漲焉

知清興窮掛席即掛帆也當是時賢人雖隱於漁釣可以保身埋

采石花掛
席拾海月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四

